王忠文公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忠文公集

(四)

王　偉　撰

王忠文公集卷七

婺州新城記

至正十四年七月十有五日婺州新築羅城成總管陳侯使以狀來俾書其實用紀成績按圖志婺在吳爲東陽郡梁改爲金華郡隋開皇九年乃易置婺州而城之肇建莫詳所自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嘗重築之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圮壞弗葺殆非一日我國家誕受天命奄有四海際天開闢極地闢疆混一之盛亘古所無世祖皇帝念創造之難懲攻取之勞以爲天下既已一家郡國城郭無所於用而敕建省閫以作蕃翰天下勢如運諸掌隱然泰山盤石之安天險所設規模宏遠矣然而晏安無虞爲日滋久爰自比歲中區俶擾所在郡國民訛不寧於是江浙行中書省議謂預備不虞國之善政城郭復建於今爲宜下其事列郡令相其便利而講行興築之政焉婺於浙東今爲上路後枕山阜前臨溪流最爲形勝而肅政廉訪司實治於茲副使伯嘉訥公與其僚屬議咸謂有備斯可以無患此古之良圖今之切務乃屬陳侯亟遵省檄以謀興作而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乃略基址揣厚薄集所屬州縣長吏躬役要以同物力之度程而副使公復選奏差錢元處州總管府判官葉琛總視其役察其勉與不勉者而經畫勸相之舊城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其面至是綿亘悉似乎舊以丈計者一千四百七十

有九。其高二丈。基之厚與面之廣皆二丈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有增而無減。外包密石。而實土其中。土居其厚。僅三之一。上累甓爲女牆。下甃石爲道。皆與城相周迴。舊有門十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今仍爲七門。其上皆架屋爲飛觀。以謹候望。而朝天、旌孝。各環以甕城。版軍並興。雉堞崛起。庀事於閏三月二十有六日。爲日一百有七。而遂訖工。其費一出於民。凡民有田苗米十石以上者。必來隸役。其不及十石。則出錢以爲助。蓋由陳侯躬勞率下。悅以使人。而州縣長吏。盡心殫力。以承其志。上有風紀之司。爲之倚重。所選總視其役者。又精知周慮。足以綜理之。以故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百年之蹟。指顧而還。於以待不常之虞。而永爲國家之保障。豈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而已乎。是故春秋之法。與作常事或不書。至於土功。必謹書之。重民力也。是役也。於制爲合義。於時爲得宜。用民之力雖悉。而民不告病。是其不可以不書。陳侯名以實。以大中大夫居今官。在任六年。政効昭著。有足稱者。州縣長吏受役要者。蘭溪知州唐棣、金華尹徐允益、義烏尹周思奉、浦江尹蕭文質、東陽丞蔣受益、永康主簿李煦、武義主簿陳以威、權錄事司浦江主簿暗都剌。以郡僚主治文墨。書其役要者。提控案牘。兼照磨孫彌德也。

鄭氏義門碑後記

至正十二年二月。詔拜翰林學士承旨月祿帖木爾榮祿公中書平章政事。行省浙江。三月至鎮。聞屬郡

婺之浦江縣民鄭氏。九世聚族。朝廷嘗旌表焉。乃手書一門尙義。九世同居八大字遺之。方是時。中區俶擾。列郡繹騷。公以宿望舊勞。特被眷倚。承制行事。以任藩屏之寄。軍旅之殷劇。財用之匱乏。調度經營。日不暇給。宜若於禮文之事。有所未遑。而當節鉞出鎭之始。首託翰墨。以假寵於鄭氏之門。蓋方岳大臣。厥寄非一。扶世導民。興化善俗。是亦國政之所當先者也。何者。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敎之倫。卽民所秉之彝也。而必待上之人有以開牖勸飭之。而後興起於爲善。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況今方岳。賜履所及。提封數千里。非可以家喻而戶曉。夫因一家之善而彰顯之。以風厲乎遐邇。使知一國之仁讓。權輿於一家。豈非公之盛心乎。昔者畢公受命。保釐東郊。爲政實先於旌別淑慝。卽其善者。表厥宅里。而樹之風聲。故民莫不知慕。而爲善能不懈。今公之於鄭氏。所以彰顯之者。不猶畢公之爲政者哉。公、蒙古人。博學而性剛正。仕延祐末、天歷初。兩遇貶黜。愈黜而名愈著。迨今上親任舊人。遂見大用。頃公勸講帷幄。鄭氏諸孫濤。實從事爲檢討。於公有僚屬之好。謂公之爲惠甚大。不可不圖以昭其賜。爰謀於家長。摹勒此碑。而俾禪志其下方如此云。

蕭然山堂記

蕭然山在蕭山縣西一里。縣蓋倚山以爲治也。縣初名永興。晉許元度隱居山下。嘗憑林築室。謂有蕭然之致。故山名蕭然。而其後遂名縣曰蕭山。是山以人而爲名。縣又因山以得名也。山從西南來。其勢旁礴。

若不可遏而將北趨。忽斷而復起。爲北幹山。既乃折而東走。蜿蜒行數十里。爲龕山。至海而止。其將折而東也。山有支阜。隱然南下。若回顧蕭然者。望縣治不三四里而近。相地形者。以其風氣之所會。稱爲吉壤。縣人任氏兄弟。卽其地爲親之樂丘。而搆堂其旁。因俾諸子元禮讀書其間焉。括蒼劉先生名之曰蕭然山堂。蓋以謂蕭然者縣之望。而斯堂之成。又攬乎蕭然之勝也。予聞任氏在蕭山爲著姓。其親高年有隱德。而兄弟事之盡孝。以馴行稱于鄉。及其諸子如元禮者。又好學。授經於名師。處家庭間。循循而謹飭。一門三世。孝友之習藹如也。想其歲時。父兄子弟來止於斯。愉愉怡怡。左右順適。凡鄉之人。慕任氏之盛。而悠悠啓其孝弟之心。則其善不獨著於一家。而且形於一鄉矣。由一鄉而推之無遠近。則及人者蓋廣矣。又推而久之。則不獸化及其人。將見草木之生於堂下者。有駢枝而連理也。羣鳥之翔集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吾見斯堂。不徒攬乎蕭然之勝。而能繫夫蕭山俗化之美者。茲其權輿矣。至正乙未之夏。予道由蕭山。元禮邀予登斯堂。先是劉先生嘗爲之記。而元禮又屬予一言之。以志斯堂之意。元禮辱與予爲友。誼不得辭。故予復爲之記焉。

好古齋記

會稽俞君仲圭。年方壯而志於學。嘗自以爲所學者古之道。非古之道。非所以爲好也。因名其齋曰好古。而求予言記之。古之聖賢。莫有盛於孔子者矣。而孔子之言有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則好古云者。雖以孔子之聖。而猶加之意焉。而況於爲學者哉。且人之生。氣稟固不同。自上智之資。生而知之之質。其義理之精微者。或可求諸心而默識。辭於禮樂之名物。古今之事變。未有不徵諸古人之所已言已行。而能自得之也。是故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因伏羲、文王、周公之卦爻而贊易。以及詩書之删。禮樂之定。悉有所依據而論次焉。皆傳先生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所謂信而好古。好古敏而求之者。夫豈故爲謙辭哉。商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周詩曰。古訓是式。夫舍古訓而不徵。而徒以己見臆說自是者。聖人所不敢。況於學者。顧可不知所當務乎。在易。艮上乾下之卦。其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前言往行而多識者。卽好古之謂。而畜其德。則其所有事焉者也。今仲圭之爲學。亦既知古之足以爲好矣。苟能充其所好而有所事焉。則所謂聖賢可學而至者。夫豈我欺哉。予與仲圭爲友有年。故因其志之所存。推是說以告之。仲圭之伯氏伯圭。尤好學。其亦以爲然否乎。

思報堂記

寧國袁謙子。謂其友王禕氏曰。吾食君之祿。而以養吾親。君親之恩。思有以報之。未能也。吾聞之。無親無生。無君無以生。君親之恩。將若之何而報之也。吾朝夕以思不敢忘。因名吾堂曰思報。子尙有以教我乎哉。王禕氏對曰。噫。善如是之問也。君親之譬。猶天也。詩不有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天莫之報也。爲臣子者。夫亦求盡其分焉耳。是故忠者、盡爲臣之分之謂也。孝者、盡爲子之分之謂也。忠孝盡。則臣子之分

盡。故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子之大節。君親之恩。莫之可報也。惟忠與孝。其庶幾以報夫君親者乎。雖然。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臣子之道、一也。豈有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哉。是故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今夫有親在而君有難。則將死之乎。抑否乎。亦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而已。吾身居於君所。而君難及。則號泣以死。請曰。吾非忘事親也。君不可以棄。吾其敢以不死。可死則死之。其幸而不死。則終事而請於君。以事其親。君有難而吾身居親所。吾將赴而救之。而親不可以舍也。則號泣而呼曰。吾非忘吾君也。有親而吾不忍以卽死。其不幸而親死。則終喪而委身以事其君。是之謂身從其居。志從其義也。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世顧以爲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袁謙子於是再拜謝曰。美哉乎子之言忠孝也。吾曷敢不思而行之。以報吾所當報。雖然。豈獸予哉。天下後世。將子之言以爲訓。盍書諸簡以遺予。因以記吾堂也。遂記之。

南溪堰記

東陽縣西南二十里。其地曰橫城。水出諸谷間。合爲一流。南行二里許。曰南溪。溪之流不能常。遇暴雨輒泛溢。稍旱則易涸。蓋由其源淺而勢又下也。並溪之民。舊累石爲堰以壅水。田之受堰水者。皆爲沃壤。而堰常廢不治。至元間。鄉之大姓建昌主簿蔣君。嘗因其舊而治之。不久復廢。泰定初。建昌之孫若晦甫。又

相其勢之所宜。鑿鉅石重治之。卽其旁濬渠。行堰水以灌溉。並割田與居民之謹愿者使之守。然亦不能久而不廢也。廢且二十年。爲至正十三年。若晦之族子顯仁。復繼先緒而大治之。先是堰側之隄。因故土而傅以石。故水湍悍。每善崩。又渠不能深廣。水所及因不遠。至是隄表裏皆石爲之。而石視昔尤鉅。置牐兩隄間。以時其蓄泄。使水之盈縮常與牐等。且闢渠深廣悉倍舊。水行渠中。使多而不絕。其爲力甚勤。而其績庶幾可永久者矣。其用工以日計者。三百六十三。費錢以緡計者。六百七十五。凡田之受水者。各出錢爲助。且與有田者定其約束。以止侵爭。仍其舊名曰通濟堰。既成。人莫不以爲利。而是歲大旱。獨南溪之田無害也。嗟乎。水之爲利博矣。自井牧溝洫之法壞。而世以旱乾水溢委之天。謂人力爲無預。然稽之史牒。其能興水利以足食而富民者。不可勝道。則水利者。果爲政者所可後乎。故茲堰之成。雖其事已微。而爲利較輕。然顯仁一介之士。非有當爲之責。乃能聳善扶誼。汲汲焉致力於此。是亦可嘉也已。故予爲之書以紀其勤。且以告鄉之人。而諗諸爲政者焉。

章氏祠堂記

龍泉望章氏。章氏之祠。有曰標慶庵者。太傅府君及夫人郡君。下逮都官、大將二府君之祠。皆在焉。初章氏、建之浦城人。太傅諱仔鈞。居鄉有行義。五季之亂。受知閩王審知。因授節鉞。屯兵其境。以拒南唐。仕爲檢校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營招討置制使。歿謚忠顯。夫人練氏。賢而有識。封渤海郡君。南唐兵圍建。

夫人時居圍城中。唐將王建封者。故隸太傅部下。有罪當誅。夫人言於太傅而釋之。及城陷。將屠其民。建封首物色夫人。以禮見。聽夫人一言而止。厥有子十五人。章氏之盛。蓋原於是矣。三世爲都官郎中諱重。嘗獵于處之龍泉。至西寧鄉。愛其山水明秀。因家焉。是爲龍泉章氏之所祖。又三世爲大將舍人諱公探。生五子。其後最繁衍。則今章氏五房所出之祖也。其第三子世安。始卽大將墓側爲祠堂。以祀太傅。而以都官大將祔焉。祠之建且四百年。中更變故。廢弛既甚。而大將十二世孫溢。今乃重修之。隆其棟宇。固其垣墉。靡缺弗完。靡仆弗起。內外規制。雖仍其舊。而功則倍於作者。先是制祭有田。多湮沒不存。溢捐已貲。悉更而復之。爲晦若干。庵前曠土。墾以爲田。爲晦又若干。計其所入。總得穀若干石。烝嘗之需。營繕之費。皆於是取給。自都官而下十世兆域。咸在西寧。舊有祭田。悉亦無存者。溢與兄淳。各割私田。總若干晦。別儲其入庵中。以供祀事。凡族人無賤貴。歲立春、寒食。相率會祠下。祭畢而燕。長幼之序。秩然有倫。既又立爲條約。所以圖其久遠者。甚詳密而周備也。蓋古者公卿大夫士皆有廟。而廟宜於其家。其祖以昭穆序。而有易世不遷者。有繼世而祧者。其祭則有酢。有厭。有嘏。有綏。有旅。而非同宗同族。不得以與祭。故同氣之祀。則立同氣之尸焉。至於後世。乃有卽墓以祀。因而建立祠事者。又其所祀。不必皆不遷不祧之祖。是殆禮之以義起者也。今章氏以太傅與夫人之盛德。固宜百世祀。而都官、大將。又有不得而祧者。則因墓之近。立祠以祀。使同宗同族之人。世世奉嘗。皆得以敦同氣之義。致奉先之敬。謂爲以義起禮。有合於變

之正非歟然而祭必有田無田則不得以爲祭章氏之有祭田今既得以備春秋之事守而勿墜固所深望於後人者也楚茨之首章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章氏於斯報本而追遠有以承先人之委祉矣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尙思繼志述事於無窮哉請以詩人之辭刻諸麗牲之石而祭田有目具列于石陰云

處善堂記

南昌楊君克安家世以篤厚稱君異時仕嘗佐名州帥大閫奕奕有聲譽而被服儒雅粹然君子人也其所居之堂扁曰處善間來求予文以記之嗚呼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命於善是理之具於吾心者何其純於善而不雜也是故率是而充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何往而非善哉然而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日之中非必皆與物接也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夫亦曰吾知循理盡分而已耳不敢侮於人所以不自侮也不敢欺於人所以不自欺也侮焉欺焉於人奚所加損而一念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不自侮不自欺所以持吾敬也持吾敬卽所以循理盡分而充乎是心之善者也且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豈必皆與物接哉而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顏焉殆亦推其是心而論之耳今克安之居於斯也惟日孳孳惟善之是處充是心焉雖至於舜顏可也考之於經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有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之積之夫皆卽是心而充之

事所當事。初曷有計功蘄獲之心。而祥慶之臻。有不期而自至。至是則身之所處。無乎非善。而與善爲無閒矣。大抵爲善與不善。惟家人爲不可欺。夫苟處善于家。聲孚而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循乎理而盡其分。則閨門之內。已日由於吉祥。而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有可得而徵者矣。嗚呼。君子處善之効。其言可誣也哉。是庸誦予所聞。書以遺克安。因請揭之以爲記。

恒齋記

吾觀於易。於上震下巽之卦。而得其所以爲恒者焉。巽下震上之爲恆。何也。夫震、陽也。剛也。雷也。動也。長男也。巽、陰也。柔也。風也。順也。長女也。是故陽上陰下。剛柔相應。恆之義也。雷震風發。交助其勢以相與。恆之象也。夫婦居室。長男位於長女之上。男尊而女卑。恆之情也。天地造化。順動而不已。恆之道也。此恆之爲卦者然也。於是因恆之爲卦。而有處恆之道焉。其辭曰。恆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蓋恆者常久之謂。苟能常久。固可亨而無咎矣。然必恆而守其正。乃得所常久。固無往而不利。是以君子非能恆之貴。乃恆而守正之爲貴也。雖然。恆之常久。在乎變通。所謂守正。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孟子之論孔子。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孟子於齊則辭其金。於宋、薛則受其餽。而不辭。仕止辭受。惟義之從。而惟正之是守。初豈有一定者哉。故凡知常而不知變者。皆不足以言恆。惟隨時變易以從道。斯則恆之所爲常久者乎。濡須荆君茂之。倜儻有志節。知名當時。或勸之仕。然居常擇義。不屑爲苟就。視身飭行儒者也。

而精於醫。時出其藝。爲人已疾。輒有驗。或有以爲報。非其義弗取也。余嘗嘉其仕止辭受之間。人有所弗及。蓋庶幾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矣。而其所處之齋。名之曰恆。余故推言易卦之所爲恆者以告之。而記諸其壁。世有知言者。必謂余之爲言。本於儒先之所嘗言。理無二致故也。苟以余言爲庸談。而他求其說以語君。則非余之所能知也。

明善書院記

宋淳熙壬寅。文公朱子以提舉浙東常平行郡縣修舉振荒事。至處之松陽。松岡先生葉君震者。縣人也。時隱居教授於家塾。執所業見焉。朱子與語而有契。爲講論語、孟子。留旬日乃去。後因卽其家塾而拓充之。建禮殿講堂。及門廡齋廬之屬以爲書院。而額曰明善。用爲鄉人之所肄業。去今縣治二十五里。其地蓋縣舊治也。歲更世易。屋旣盡廢。有元至元丁亥。縣人蕭子登實重建之。行中書因署子登山長。而明善書院有山長。自子登始。然松陽地左僻。又書院所有田僅六十畮。租入薄甚。故凡嗣來職教事者。不久輒引去。而書院恆以廢不振。至正己亥。薛君益爲山長。君亦其縣人。遂以起廢舉墜爲己任。首捐私財。市木石。募匠傭。士之好義者。咸樂佽助之。乃卜吉庀事。缺者使之完。仆者使之植。丹雘塗壁。內外煥然。更置祭器。及凡百需之物。其規制昔所未備者。至是畢備。雖因舊以爲新。而功則幾於作矣。經營締搆。四閱月而訖工。爰率諸生。行舍菜禮。弦誦之聲。日以滋多。先是士之隸籍者。四十有五。而戶絕者衆。君訪其族能業

儒者。卽俾繼勿絕。士有割田爲助。則言於有司。復其役。其爲力勤。而爲慮遠。所宜紀述。以示後來。於是耆儒蕭損等。以文爲請。若昔宋初郡縣未有學。天下惟四書院。厥後郡縣無大小。學旣立。而書院亦比比而是。大抵前賢之仕國。及其過化之地。後人因夫教思之所被。故建立學官。使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雖爲制非古。而教學之意則猶古耳。何也。聖賢之爲教。亦惟使人盡仁義禮智之性。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倫。因其所固有。而開牖振節之。非有他術也。故凡學者。非四端之充。五典之惇。則無所爲學矣。惟朱子紹道統之重。而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教人。外而蠻貊人面之域。孰不知所尊慕。況茲地其所嘗臨涖流風遺澤。被于無窮。士之游斯息斯。景行之至。其必日改心化。惕焉奮厲。以肆其求端用力之功。充而致之聖賢。何遠之有。此固薛君之所望於來學而汲汲焉者也。薛君字子謙。通經善文辭。有馴行。佐其勞者。司吏劉潤德也。

春暉堂記

春暉堂、蔡思賢甫所以奉其母夫人者也。思賢甫之言曰。吾早孤。藐焉陋微。無所肖似。其幸克樹立。獲底于成者。緊太夫人之力是恃。曩歲干戈相尋。吾旣越在外服。而吾母轄難險阻。實所備嘗。賴天之靈。今也母子相保。聚首於此。庶幾以奉膝下之歡。凡甘旨溫凊。人子之得爲者。亦旣靡不致吾養。惟是區區之心。不敢謂吾足也。譬之草焉。陽春之育也。陽春之恩。豈望報於一草。設草焉有心。其圖惟春暉之報。殆有不

自足者矣。春暉之名吾堂。所以志也。王禕氏聞而歎之曰。善哉。思賢甫之能孝也。夫人莫不有親也。凡有親者。無弗能養也。能養矣。而其心有弗至焉。君子不謂孝也。君子之所謂孝者。謂其能盡乎其心。爲乎人之所不知也。是故樂其心。不違其志。所謂志養也。有愉色焉。有婉容焉。所謂色養也。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而又羶薌饍饈。竭力以供事。所謂忠養也。是三者。皆人之所難能也。雖然。君子之心。不以是爲已足也。親之恩。猶天也。天之德。廣矣。將欲以報之。其曷從而報之也。夫亦曰吾盡吾心。以致其至焉耳。是故有以樂其心矣。不違其志矣。吾弗敢謂能養其志也。有愉色矣。有婉容矣。吾弗敢謂能養以色也。耳目寢處。既安且樂。又有飲食之具矣。而吾弗敢謂能忠於養也。此其心恆歉焉不自足。人莫知之。而已知之也。嗚呼。君子之事親。固將盡其心之至。而非徒養之謂也。今吾思賢甫之言曰。區區之心。不敢謂爲足也。此固吾所謂君子事親之心也。吾是以知思賢甫之能孝也。抑吾聞之。孝子不自足之心。無時而已也。有時而已焉。非所以爲純孝也。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心之至也。而寧有或已者耶。故願吾思賢甫之益勉之也。勉之如何。蓋終身而後已也。終身也者。非終其親之身。終其身也。吾聞之記禮者云。

湯氏順寧庵記

麗水湯君屋。字德載。距其所居碧湖東二里。營樂丘於柳林前岡。實祔於先府君平陽公之兆域。至正壬辰。既葬其配何氏。甲辰之歲。乃卽其旁作庵焉。而爲庵之名曰順寧。君之言曰。昔者嘗讀張子西銘。而知

爲人之道矣。蓋孝子之事其親也。猶仁人之事其天。親也天也。其理一也。故孝子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親者。必惟令之從。不違其志也。苟歿也。則體其所受乎親者。全而歸之。固安焉而無媿也。仁人之身。其存也。所以事乎天也。亦必惟令之從。不逆其理也。苟歿矣。則體其所受乎天者。全而歸之。亦安焉而無媿也。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豈有二致哉。故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存則謂之順。是從其令者。無一事之或舛也。歿則謂之寧。是歸其全者。無一毫之有歉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其是之謂也。嗚呼。存而順也。歿而寧也。爲人之道。於是爲盡。吾無似。將勉焉從事於斯。此吾庵之所爲名也。他日君之子烜。與余胥會江東。爲余道其言如此。請爲書之。且曰。前岡之地。羣巒互拱。三峯前揖。而其間阪隰特寬衍。大溪環其外。清湖浸其後。堪輿家謂爲吉壤。而庵爲重屋三楹間。宏敞緻密。後爲夾室。前爲明軒。室以妥主。軒以致祀也。四圍有大松數百枝。故其上扁曰聽松。以爲賓客之所登覽。又其前有亭跨池上。曰暢幽。而庖庾湢圄之屬畢具。皆吾父之所手成也。願幷書之以爲記。余聞湯氏故衣冠家。而君爲人敦茂淵慤。與物無忤。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學。且不喜事表襮。遭世多故。益韜晦不苟售。今齒以及艾。隱約田里。若將終身焉。殆類乎古所謂有德之君子。及聞其爲言。則固有志於吾聖賢之學者也。余是用爲之書。以穀其後之人。俾勿忘烜好學有文。嘗永嘉郡文學。與余友云。

章氏義阡記

龍泉章君珪。使其弟之子存厚。致言於禕曰。距龍泉縣西七十里。有山曰玉峰。山下有寺。名與山同。吾章氏先世之所造也。當造寺處。山支爲兩岡。東西分。其西岡尤寬平豐衍。爲風氣之所鍾。故爲李氏業。而吾與弟溢購得之。在昔堪輿家。嘗留鈐記。謂茲實吉壤。葬得其穴者。後當貴顯。然吾得之不敢私也。凡吾宗族以及里黨之人。死無所葬者。俾俱葬于茲焉。顧非敢謂義事。而咸請名之曰阡。願爲之記。以穀來者。使不廢吾志也。嗚呼。天運不已。物生無窮。人之性無不同也。故人之生。雖貴賤有定分。戚疏有等差。而實同體耳。古者比閭而居。同井而耕。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凶荒貧乏。必相賙相給。其於生也。相生相養有如此。而於死也。又有相葬之道焉。無主後也。里胥主之。骸也。蜡氏除之。不幸而道死也。部界之吏。埋而置揭以待。其人民雖死。猶無不得其所。此君公師長。師保斯民。而輔成天地生生之德者也。自上失其道。民散無所繫。生死自爲命。而無所賴乎其上。世變之敝。殆非一日。爰及近代。民死無所於葬者。乃有義塚。然不過有司之具文而已。吾聞章氏於其鄉。蓋嘗集義旅以禦外寇。置義塾以教里人。振德施仁。均蒙其惠。維是義阡之建。復俾死者得其所而爲安。豈非所以厚同體而共民命歟。嗚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推此心也。公溥而周徧。使民物無間於生死。均被吾一視之仁。此聖賢之心也。昔范文正公將治第中吳。相宮宅地形者。言後子孫必多賢。公曰。與其吾子孫獨賢。孰與郡人皆賢也。遂以其地爲學宮。聖賢之爲心蓋如此。今章氏得吉壤。亦不以自私。以遺其子孫。乃嘉與宗族里黨。咸受其庥蔭。其視范公。一何盛心之有

同也。是誠不宜以無述。因樂爲之書。珪、字伯玉。溢、字三益。並以行義稱于鄉邦。義阡爲地若干畮。其界限號名。別列于石陰。茲不著。

九華山房記

九華山在池之青陽。按九域志。舊名九子山。輿地志云。上有九峯。出碧雞之類。唐李太白乃易其名曰九華。其詩有秀出九芙蓉之句。而劉禹錫以爲九華歌。其辭尤奇譎。宋宣和、紹興間。縣令曹公機、宋仲堪嘗列爲六圖。其後縣人吳天錫。合之爲圖四。而程九萬又賦詩凡百篇。於是九華之奇形祕迹。瓌詭幽邃之觀。攬拾無遺矣。論者謂是山與衡、廬、茅、蔣、灊、皖相伯仲。特以地僻道左。舜巡禹奠。足迹有弗及。故名不大著耳。山之西。錢氏世居之。錢氏家饒於貲。而尚詩禮。在其鄉爲望族。有子公清者。倜儻好義。遭時多故。集義旅以衞城邑。人賴以爲安。兵燹之餘。田野蕪萊。則率鄉人使耕墾。荆榛之墟。荐爲稼穡。民以故得不死。其有功於鄉邦甚厚。朝廷嘗授以閫帥之職。且其於術數尤精。一時士大夫。多慕而與之游。公清嘗卽所居之旁。別築館舍。以爲游息之所。開軒而東望。九華秀色。近在目睫。若可攬結。因名其館曰九華山房。間求余文以記之。蓋自昔君子。其志於邱壑者。初未嘗忘情於用世。及旣爲世用矣。乃始遂其素願。而高蹈以遠引。此出處之節所爲全也。考之前記。有若王季文、宋子嵩者。皆青陽人。季文在唐末。嘗擢科第爲祕書郎。然後移疾而歸。築堂九華之南。受巽人天皇九仙飛身之術。遂以仙去。子嵩在南唐。爲佐命勳臣。嘗

以司徒鎮江西。晚乃得謝。營宅九華之北。因賜號九華先生。而終老焉。此其餘氛遺躅。去今未遠。猶有存者。公清生長于茲。庶幾聞其風而興起。顧今方嚮任用。雖林慚澗媿。或所不免。他日苟功成名遂。獲返初服。而逍遙林壑。以樂其眞。媿之昔人。又何媿耶。余辱交公清。故爲之記。旣志九華之勝。又以論君子出處之槩。不可以不審。毋謂古今人爲不相及也。

壽萱堂記

嚴陵馬氏。自禮部尚書鶴山先生。顯于宋淳熙間。厥後族屬蕃茂。世有聞人。遂爲衣冠望族。其八世從孫曰禔字德希者。余所友也。有學有文。而才又足以用世。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閒嘗爲余言。其所居有奉母之堂。以壽萱題其顏。願得一言爲之記。余不得辭也。夫人莫不愛其親也。愛其親者。無不欲其親之壽也。然而致壽有道。能悅其心者。致壽之道也。且悅乎親之心。卽致其親之壽。則凡君子之孝於其親者。焉往而不求其親之悅哉。是以草之忘憂者謂之萱。而君子則於北堂乎樹之。庶幾因以忘其親之憂焉。衞風之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也。背、北堂也。衞風此詩。本家室相念之詞。而後世詩人。借以爲人子養母之事。故其詩曰。萱草生堂。堪慈親倚堂門。是殆人子愛親之至。欲因草之能忘憂者。而藉以忘其親之憂乎。憂之忘。則悅之所由生。心之悅矣。其壽之所由致乎。嗟乎。此固人子區區之心。無所往而不用其情者也。吾聞德希事母夫人以孝稱。溫凊甘旨之奉。凡人之所

能者。既已致其至。而一草之微。欲藉以悅其母氏之心者。復用其情有如此。是誠可謂能孝者乎。嗟乎。人莫不愛其親也。愛親而能如吾德希者。幾何人哉。吾故貽之記。以著其能孝。而并以告世之爲人子者焉。

慈竹堂記

夫奉親致養者。孝子之私分。託物寓感者。仁人之至情。是以菽水有逮事之娛。風樹興不待之歎。蓋親存則歡泰而情盡。親歿則哀悴而理極。蓼莪之詩既賦。萱草之念愈深。慨存歿之遂殊。嗟悼慕之何已。此昔人所以因其寢處之所在。而思夫儀刑之猶生者也。有若同安董君宗獻。越在童蒙。厥爲孤穉。蚤嬰不天之禍。夙爲過庭之訓。其母夫人施氏。柏舟自誓。堅其令節。上事尊章。姜詩之婦儷則。下鞠沖幼。孟軻之母媲儀。二紀斯逾。一貞彌固。冰霜之質。蹈乎四德。珪璧之譽。播乎九族。觀其明景內映。清標外凜。往牒所載。何以尚茲。君幼稟慈教。恭承懿範。籯金之誨。克奉周旋。析薪之業。能遵負荷。於是秉德砥行。厠徽蹟於士林。敭聲騰英。振遠猷於宦轍。庶幾養隆三釜。事協寸心。元夜之願不踰。太眞之略兼著者矣。夫何昊天不弔。荐降憫凶。坤厚傾頹。靡所憑藉。仰顧復之甚至。奈遺棄之伊速。結遐感而匪徹。擁永慕而莫從。明發所懷。其將焉託。遂乃構締新堂。妥安遺象。因燧穀之改序。備蒸嘗以致敬。爰有嘉卉。產於前墀。分秀于淇園。跡美於箕谷。勁葉扶疎。歷長夏而不改。貞節淩厲。傲歲寒而特立。誠足以旌先闈之素守。表偏壺之孤操。因揭慈竹。用扁堂顏。是可謂名實相宜。情文允稱者也。想夫朝夕瞻視。謦欬之音如在。歲時饋奠。烝蒿之

意常臻。彼丁蘭之刻木。屈到之獻芰。要其至行。良可同倫。若夫蔡邕之園棠。同心而別榦。王裒之墓柏。著淚以偏枯。睠此無知。殆如有識。較慈竹之攸植。儼聯芳而相抗。古今一道。前後可徵。先民有言。河海之恩。涓塵之孝。欲報之德。不可方思。及其一念既烈。衆瑞必符。隣火不焚。甘泉自湧。感通之至。靈貺昭然。故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逾孝道者。此之謂也。余與宗獻。誼結金蘭。班聯玉筍。負季路之米。方媿未能贊閔子之行。深慚無補。姑述梗槩。式貽後來云爾。

東陽縣新建文昌祠記

文昌祠者。所以祀梓潼之神。神之發祥應異。顯有靈蹟。錫謚封爵。載在祀典。而近世復加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之號。古傳科名有錄。神實司之。以故郡邑之間。莫不嚴設祠房。以爲妥靈揭虔之所。且因卽神號爲祠名焉。東陽舊有祠。在縣北棲眞觀之西廡。位置迫隘。且歲久廢壞。未有能改作之者。龍鳳六年春。金陵王君來爲丞。明年。惠平政洽。縣事簡靜。乃合邑士而諗之曰。維神之司科目。傳記所載。信不可誣。今茲廟貌若此。殆非所以崇明德。惠斯文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衆皆曰唯。爰卜地于黌宮之東偏。其廣袤可二畮。爲殿宇三楹。間闢文會堂於其北。繚以周垣。締構如式。且手植四桂於庭。而列以羣卉。交映左右。曰。他日當有蒙其蔭者矣。既竣事。使來謁記於予。惟吾婺夙稱文物之邦。異時由科第致位公卿將相者。項背相望。東陽、婺屬縣。而常居其十六七。有父子世科。兄弟聯第者。雖作人之功。厥有繇自。抑

文昌之神。陰相默佑之者。昭然甚明。粵今武功既集。文運復開。王君從政於斯。不徒以民事爲己責。而汲汲焉且以扶植教道爲己任。新作祠宇。用揚靈休。其假寵於神明。以嘉惠二三子者至矣。視夫盛宮室以奉異端。美臺榭以事游觀者。不既賢矣乎。維神有靈。洋洋如在。邑之人士。三年之後。將必有拜君之貺者。予雖不敏。尙當執筆屢書之。姑述不略。以爲之兆云爾。君名恕。字庸道。由憲史以選來居入官。相是役以成君之美者。令尹陳君希顏、主簿□君仲明、典史王裕也。

清風樓記

金華枕山帶溪以爲城。按郡志。金華山一名長山。其高幾千百丈。綿亘數十百里。當其陽。有峯拔起。卓特而圓粹。曰潛嶽。亦曰夫容峰。由峯之阯。支爲羣岡。蜿蜒散出。南走二十里。屬于溪。乃止。郡城在焉。溪從烏傷、武義兩縣來。止城下。合流而西。世謂爲雙溪。城東南隅。岡之旁出者。其石角立。勢若與溪鬬。城據其上。形亦擠以旁出。直城之陬。上構重屋。今所謂清風樓也。指揮使徐侯居鎭之三年。威行惠孚。軍政甯輯。於是覽視城壁。占形度勢。而樓作焉。其崇五十尺。爲楹間者五。取工於卒之在更者。取材於木之在官者。不閱月而告訖工。邦人士女。第見修甍穹棟。傑立翬飛。上出於霄漢。然莫知其經費所從出也。既成。侯與賓客登而落之。山如屏障。擁青排紫。拱列几席外。溪流若碧練。迤邐環繞於履舄之下。百里之內。聚落烟火。川原林木。田疇桑麻禾稼之屬。一舉目可盡也。清風徐來。襟度曠爽。令人有超世之思。故取唐嚴維詩語。

名之曰清風之樓。郡城之南。有樓曰八詠。其東故有明月樓。又東而爲清風樓。爭雄競勝。而溪山之槩。攬挹無遺矣。侯年方壯而好學。有功不自伐。樂從賢士大夫游。俾余爲文以記之。余聞之。君子之爲樓觀之美也。豈徒取夫遊覽之適以爲樂哉。必有事焉可也。登斯樓也。念王事之爲重。覩民生之多囏。侯於是殆有不勝夫慨然者矣。昔范文正公記岳陽樓。其言以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嗟夫。此固侯之志。君子所當以爲勉者也。遂書以爲記。

致思樓記

歙鄭伯康氏之喪其生母李也。葬之於所居之南。不二百武而近。窀穸之事。既云畢矣。則作樓居屋之偏。朝夕而望焉。曰。吾親不可見矣。吾於是焉致吾之思而不忘也。因名之曰致思。他日過余。求一言以爲記。嗚呼。孝子之思其親。果有時而忘耶。夫親猶天也。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之恩。莫可得而報也。夫既莫之報矣。則徒有思焉而已耳。嗚呼。孝子之思其親。固無時而忘也。是故思其飲食。思其寢處。思其笑語。非特祭祀之時爲然也。孝子之不忍死其親者。無時乎不思。亦無所乎不思也。然而伯康氏顧猶待登斯樓而致其思何耶。記曰。致敬則存。致慤則著。蓋吾伯康氏著存未嘗忘乎心也。特託于茲樓。以志不忘而已。想其登覽游息於茲也。雲烟之卷舒。草木之榮悴。凡景物之變。時時不同。而無乎不觸其目者。則其心之所著存。當亦不與時之變遷。苟謂其於親之思或時而忘焉。吾弗之信也。嗚呼。人莫不有親也。

莫不唯其親之思也。而伯康氏獨尤拳拳焉。吾是以知其能孝也。於是書諸其顏之左方以記之。以告鄭氏之子孫。幷示歙人焉。

著存齋記

著雍涒灘之歲春正月晦。金華王禕還自江右。謁丁士梅氏京師之西郭門。入其戶。聞琴焉。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余靈然曰。此祥琴也。而胡爲乎士梅氏之室也。士梅出。揖余入其室。問其故。士梅泫然流涕言曰。僕東南西北之人也。遭時多難。有母而弗能以養也。越在外服。蓋累年矣。日者訊至。則吾母之歿也久。吾於是爲位以哭。服斬衰如初喪。今服且釋已。而吾之哀弗能釋也。吾聞諸記禮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始足以言孝也。以僕之不孝。著存之念。其焉敢忘之。吾因名吾齋曰著存。以自志也。雖然。子尙有以言我之志乎哉。禕聞之。君子之孝也。盡諸心焉耳矣。心乎孝矣。親雖死也。而固不忍死其親矣。是故一舉目而若見乎容儀焉。一舉足而若奉乎周旋焉。愛其本之。慤以先之。愛也者。主乎恩而無間者也。慤也者。純乎質而無文者也。愛焉慤焉。而兼致焉。殆無乎而不著也。無乎不存也。著則若既見其容儀矣。存則若親奉其周旋矣。著矣存矣。而吾之心盡矣。嗟夫。君子之於孝。其復有加於是哉。余自與士梅交。莫逆而無閒也。知其爲人。力於學者也。勇於爲義者也。及是又知其心乎孝者也。士梅由是而充之。雖求無愧於古之人可也。士梅氏曰。吾子之言。可謂能道吾之志也已。雖然。盍書之以遺我。因以記吾齋

也。乃遂書之爲記焉。

德清重建縣治記

德清隸湖爲壯縣。縣治前臨餘不溪。後枕金鰲諸山。山水明秀。民俗淳美。巽時寓公。多樂居之。流風餘習。去今百年。故未泯也。歲丙午秋。王師徇地浙右。縣治燬焉。郡地既入職方。朝廷愼擇才賢。宜郡縣而惠綏其民。於是德清則黃君宗義爲令。熊君鼎爲丞。喻君興泰爲主簿。冬十二月。既至。務以布宣聖天子及下之仁。民皆獲所憑賴。明年春。縣事大小既就緒。則相與謀。縣有治所。以出政令。而示等威。今隳廢若此。不宜不亟爲之圖。然公私赤立。經費無所從出。黃君乃爲其民言。吾民幸脫水火之中。而沐浴國家之膏澤。室家之完。田野之安。駸駸然樂其生矣。而吾儕非才。忝被掄選。膺牧字之責。以臨涖是邑。吾居之無所。固民心之弗安也。況山川之勝。今猶昔耳。輪焉奐焉。以復前日之舊觀。實百里瞻望之所繫。而亦後來者之利也。吾何私焉。好義之民。聞黃君言。心感而誠悅。咸願趨事赴功。莫敢後。乃二月。卜日庀工。首作廳事。繼又復爲堂。而前爲譙樓。皆宏敞崇高。有加於舊。棲吏之舍。館賓之次。及庖庾湢圄之屬。靡不具完。舊有梅花亭。亦繕修之。凡爲役悉出於民。而官不與。僅數閱月。畢潰於成。及秋。熊君入爲左吏。又明年春。出持浙江部使者節。將行。請予記其成績。以遺黃君。使勒石以告後人。嗟夫。今之仕於郡縣者難矣。而縣爲最甚。何哉。蓋去民尤近者。得民爲尤難。不有以得其心。而徒欲以役其力。固不可也。今黃君爲縣。以明達之才。

施豈弟之政。而熊君、喻君佐助之者。又各盡其道。故言出而民信之。樂爲之効。使興廢舉墜。不以爲難。蓋悅以使之。而得其心。故雖役其力。而忘其勞也。豈非孔子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耶。余方歎今世郡縣之難爲。竊獨喜黃君之於德清。其得民如此。故因記而備著之。黃君字宜之。宣城人。熊君字伯穎。喻君字某。贊其成者。典史祝亮。縣民好義者。徐某某倡也。

營丘山房記

呂氏系出太公望。太公封於齊。營丘其所治也。齊之賜履。其東則海。西至于河。北則無棟。南穆陵也。營丘於齊爲東偏。非其土之中也。而國於是乎治者。地利故也。呂氏之裔。今有居於贛者。曰仲善氏。其言曰。吾所出之祖遠矣。而營丘吾所出之地。則非遠也。爰卽所居。名之曰營丘。曰。吾非忘本者也。吾以志吾所出之地也。閒來謁余曰。願有記也。余聞之。太公之就封營丘也。舍於逆旅。寢而安焉。或謂之曰。時難得易失也。子行而遲。非就國者也。太公卽宵衣而行。黎明至營丘。則萊人已據而與之爭。此其立國之始。固甚難也。及旣國於營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營丘去周甚遠也。傳次五世甚久也。而不忍故土之忘。正首丘之義也。後世之爲呂氏。若念其先創國之難。則固當勤勞以爲業也。思其先之正乎首丘。則固宜忠厚以爲心也。今仲善氏之言曰。吾知所出者也。吾非忘本者也。其意固原於此乎否也。抑余又聞之。宋東都時。呂氏有居齊之東萊者。其系亦本乎營丘者也。累世相業。有足稱焉。其後落南而居吾婺者。是爲文清

公。及其孫成公也。文淸之自稱。與人之稱之。必曰東萊也。及乎成公。亦復稱東萊。而人之稱之者。猶其稱乎文淸也。今吾仲善氏之以營丘爲居名也。固吾文淸、成公之志也。雖然。成公之學。聖賢之學也。仲善氏志乎學者也。其必以成公之學爲學焉斯可也。苟徒冒其居之名曰營丘。而曰我不忘本也。我知所自出者也。而學則弗加焉。非所以善繼呂氏也。仲善氏曰。諾。吾敢不自厲也。雖然。人之言於我者多矣。不若子之言益我也。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余不復辭。遂記之。記之者爲誰。婺人王禕子充甫也。

王忠文公集卷八

文丞相畫像記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卽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擄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後容蹈道。慷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融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繫於天下國家。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一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歷。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感憤歎息。以爲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遺像。覩其面目嚴凜。生氣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不繫乎

畫之存不存。嗟乎。彥章固爲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象。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尙爲有人心也哉。畫像爲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慈溪縣學記

慈溪有學。始於宋慶歷間。劉君在中、林君肇相繼爲令。因舊制重作孔子廟。復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設師弟子以興于學。後更廢弛。屢經繕治。二百四十餘年。入國朝元貞丙申。廟學俱以蔕毀。爲政者嘗一新之。又六十年。當至正甲午。而陳君麟來尹茲邑。覩其規制褊陋。屋室蠹壞。愀然歎曰。學政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者。聘番陽徐勉、會稽錢宰兩先生爲弟子師。將盡撤棟宇之舊而新是圖。適時囂虞。疆圉多故。方務訓輯師旅。以禦外患。既而威惠並著。境內晏安。乃遂大興土木。捐己俸爲衆倡。僚佐士民。皆相率出錢致助。莫敢後。於是禮殿以及兩廡重門。悉易新搆。而講藝之堂。棲士之廬。先賢之祠。校官之舍。至於庖湢庫庾。各以序爲。峻其垣牆。端其衞道。內外規制。舉稱其度。無或不新焉。其位置大抵仍舊。而崇高宏廣。鞏固嚴密。非復昔比矣。始事於丙申之某月。訖工於丁酉之某月。役成。君旣帥士者行舍菜禮。教諭崔植。以謂賢侯作興之功。不宜無所紀述。書來屬禕書其成績。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兼備。莫於今爲盛。自京師達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春秋祭奠。蔵事惟謹。

而弦誦之聲。洋洋盈耳。藹乎三代之遺風焉。夫何比年以來。宇內兵興。儒服俎豆之事。往往而廢。獨慈溪得賢師帥如吾陳君。本彊而用裕。文事武備。設施有方。不以干戈廢禮樂。而學政之修如此。古之學。不惟祭祀鄉射。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事。卽是焉講。而出兵受成。論獄訊囚之故。無不由之。君之於慈溪。其庶幾復古之意者矣。是故魯修泮宮。詩人頌之。有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上下之間。相成以德。而逆道之人。卒化於善。故又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贊美之辭。必舉乎德。而土木之功。略不復道。可以知所本矣。今賢侯之德。嘉惠乎斯文已厚。士之游息於斯者。日新其德。以稱夫興學之意。將見其効之所及。無不順服於德化。魯人之頌。其不復作於今哉。昔慶歷之記。臨川王荆公實爲之。凡先王立學之原。教學之法。論之爲詳。顧禕末學。何敢措辭。然念與君交有素誼。不得苟讓。輒序次其歲月。使刻諸麗牲之石。君、字文昭。永嘉人。起家甲午乙科進士。初筮卽製邑慈溪。治行爲浙東最云。

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衞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衞。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衞。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洒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孛消釋。五年馬上。蝨鞮鍪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旣混爲一。任罷之

兵。佚諸農畮。巴渝、北豁。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强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爲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衞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衞宮城者也。主之者衞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衞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龍、元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衞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衞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衞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衞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衞尉主南軍以衞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衞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常入爲宿衞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衞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始以衞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

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岱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于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唐兩省記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昔。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尹。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君非相焉是賴。其孰相與共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爲左右相之所治。而門下有侍中。中書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常置。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惟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爲黃門。隋或以中書爲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式遵往制。至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爲東臺。中書爲西臺。武后光宅元年。改門下爲鸞臺。中書爲鳳閣。元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爲黃門省。中書

爲紫微省。尋省輒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西。而尙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總稱北省。又別稱門下爲左省。爲東省。中書爲右省。爲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爲職。所以取旨而出納乎帝命。中書爲職。所以造命而黼黻乎皇猷。至凡軍國之事。實參而總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鈔。曰日奏。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覆施行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册書。曰制書。曰慰勞制書。曰發。曰勅。曰勅旨。曰論事勅書。曰勅牒。中書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之出。首經兩省。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無而非其人。門下取旨。旣隨時而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下相成。而治本立矣。茲其所以弼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之。兩省之建。固均爲天子之相。而事權所乘。初不相同。其於軍國之事。雖參總之。亦未嘗合而爲一也。故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年。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權。至是已合爲一。非復祖宗之舊矣。豈非其沿襲之弊哉。今按兩省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宏文館校書一人。中書有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小吏各有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略以爲記。

清寧堂記

清寧堂、赤松山道士俞君元吉之居也。初。俞君之師。故藏唐李陽冰所書天清地寧四大篆。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翰林待制柳公貫。皆爲之題識。亦旣勒諸石矣。於是俞公復與其徒陳君一山。搆堂寶積觀之西南偏。而因用清寧爲堂名。陳君雅辱與某游。爰來徵文以爲記。某聞之。老子之所謂道者。一而已。一者、道之本原。所謂道生一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故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夫天、人見其穹然而覆也。地、人見其塊然而載也。而孰知天之能覆。以清故也。地之能載。以寧故也。天之所爲清。地之所爲寧。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夫其爲之宰者。亦曰道而已矣。天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覆焉而不崩乎。地非道以爲之宰。其能載焉而不傾乎。不崩則清。不傾則寧。其清其寧者。自然之體也。自然者道之極致。卽本原之謂也。究其本原。則道固在天地之先矣。道體本清寧。烏有天地得之而乃弗清寧。故夫天無以清。地無以寧者。由天地之失其道也。一失其道。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其又言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夫侯王之能制天下萬物之動而正之者。亦不過本於道而已耳。嗚呼。老子得一之論。不其爲五千言中之要旨歟。抑吾又聞之。儒者之說。蓋以天地位爲致中和之極功。而非天下之至誠。不能與於斯。意者老子之旨。將不外於是。外於是以爲道。固非余之所知矣。陳君粹質而性敏。學道甚早。道德之書。旣習而通之。顧余身爲形役。方務與世相馳騁。而與道益相反。道之爲道。未之有得也。其將何辭以復於君。他日或者與君從游於方之外。內聖外王之學。尙當相與商確之。以各究其所得。君其亦必有以教我乎哉。

漳浦縣孔子新廟記

洪武二年正月庚申。漳浦縣新作孔子廟成。縣大夫張侯以書來請曰。願有記也。始侯將爲廟。以其事言郡府。禕適忝佐郡。許爲之記。及是廟成。而禕迫於召命。將還京師。因辭其請。侯復使來言曰。廟成而記之。執事嘗墜言矣。願無卒辭。辭既不獲。乃爲書其成績以爲記。按郡志。漳爲州始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縣。後以其地有瘴癘。州移治龍溪。而漳浦爲縣如故。其縣之有學。則自宋慶歷四年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制天下州縣始皆立廟祀孔子。然漳浦之有學。雖始於宋。而其學之有廟。固始於唐矣。國家既定天下。廟學兼備。悉遵近代之制。洪武改元。漳既入職方。廟廷愼簡賢才。以牧遠人。而吾張侯被選宰漳浦。既至。用故事謁孔子廟。見其棟橈柱折。頹敝已甚。慨然歎曰。事有急於此者乎。卽圖簡材募工而重作之。以十一月庀事。僅兩月而廟已成。列楹一十有八。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二尺。廣五十有五尺。而深如廣之數。輪奐具美。規制聿勉。既又治其門廡。修其牆垣。於是始稱其爲聖之居。而講經之堂。肄業之舍。與庖湢之屬。皆易其舊。使之新。而學制咸備矣。乃二月丁卯。侯率僚屬及爲士者。行舍菜之禮。又俾民之子弟游于學。而延名儒爲之師。凡可以崇教道而敦化俗者。侯無不究心也。蓋漳浦爲縣。介乎閩、廣之交。其境阻山而負海。蛟宄所出沒。其俗悍。其民易以動。嶺海之間。厥爲巖邑。故必得長民者。舉聖人之道以導之。使之復其仁義禮智之性。而明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然後俗易以化。而政易以

成也。侯通經博古。夙以文學名。其爲漳浦。勤於政理。而尤汲汲焉學是與。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所可書者。詎止工役之勤而已哉。是役也。廟之費爲最重。故禕舉其重者特書之。使刻諸牲石。用以志漳浦之學。其與自張侯始。侯名理。字王文。番易人。由徽之黟縣令。以承事郎再調來漳浦。佐其事者。丞金華陳堯民、典史錢塘方好文也。

學詩齋詩記

寧海鍾君舜舉。名其居曰學詩。其言曰。昔者吾嘗聞諸夫子矣。不學詩。無以言。唯學詩也。可以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故吾早歲授經於父師而詩是學。亦既用其章句之說以取科第矣。既而思之。詩非徒事乎章句而已也。詩以理情性。是故聖人有優柔敦厚之教焉。求止乎禮義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若是者吾將終身從事焉。而不敢以或怠。此吾齋之所爲名也。他日君持部使者節涖閩中。余適被召自閩南還。胥會焉。具以其言爲告。余因筆以爲記。而復爲之言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余所能知。自章句言之。則余竊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幷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尙矣。自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汜。螽施配小星。夭桃配摽梅。兔罝配羔羊。芣苢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雷。麟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

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廁其間。而又成王之頌。乃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狸首、轡柔諸詩。俱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義。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筦絃之濫在者足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乃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非變也。乃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篇。謂皆孔子所删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之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傳出。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旨者。學詩之要。無以易此矣。世之習而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爲言也。昔者吾鄉先正王文憲公。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已甚乎。禕之無似。竊亦有意於此。而力則不能逮。以吾鍾君之好學。故願相與商確之。若夫情性之所感。有得於章句之表者。君尙亦有以語我也哉。

楊氏墓記

楊氏在吾烏傷爲望族。世居縣南四十里之赤岸。宋南渡以來。擢巍科。躋膴仕者。踵武相繼。迨今二百年。而子孫彬彬。世其先業。號稱衣冠家。有曰芾。字仲章。其尤卓然能以儒學自名者也。芾間爲余言曰。昔我

高祖諱焯。嘉定甲戌進士。仕知南雄府、中奉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呂氏、黃氏、宜人胡氏。曾祖諱埴。由世澤入官。仕知肇慶府、奉直大夫、金華縣開國男。妣宜人錢氏。兩世墳墓。俱在雙林鄉蜀墅塘之南。南雄府君與呂氏同穴。而黃氏、胡氏別壙祔其左。少南則肇慶府君與錢氏之藏在焉。兆域相望。不出百武。爲山約二十餘畝。疆界可考也。我先祖將仕府君之歿也。先人藐在幼齡。爲所親者竊契券盜鬻里中富人陳氏。而楊氏兆域。子孫莫之保矣。先人在時。願出己資贖之而不可得。蓋齎志以歿。芾長幸有知。痛心疾首。誓畢先志。頃歲庚以元直。乃始復歸我楊氏先人之志。庶幾以酬。而吾他日亦可以見祖宗九京矣。厥既加之封樹。約宗族昆弟。歲時修拜祭之禮。然恐我後人或不知其故也。妄意吾子惠之一言。刻諸墓隧。俾後不敢忘。余竊聞之。祖宗之於子孫。一體之分。其精神血氣。相爲流通者也。墳墓者。祖宗體魄之所託。夫苟子孫不能以保守。則亦奚取乎一體分哉。楊氏二世之墓。自卜吉於斯。僅百餘年。而乃占於他姓者數十載。爲子孫者。固宜知所感憤。況子孫之賢有如芾者。寧能不以爲己責乎。今也。故壤既復。堂封如舊。死者有靈。斯即安於地下。而子子孫孫。歲時皆來。顧瞻松楸。孝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先儒有言。不忘乎先塋。孝之大者也。芾於是乎能孝矣。志其事于石。豈特以示楊氏之子孫。凡天下之知有祖宗者。尙因楊氏之有儆也。

福建轉運鹽使司題名記

國家底定南服。乃洪武元年三月。詔卽福建置轉運使司以總鹽政。重國課也。於是濠梁楊公楨、吳公某。並以器能。昭被簡擢。楊公爲使。吳公同知其司事。越二年。二公謂凡官府皆有題名。乃謀礱石。書而刻之。伻來俾余爲之記。蓋福建所隸者八州。人物繁阜。煮海之利。昔稱易辦。然比歲兵興之餘。戶口旣耗。而課額倍增。人以爲病。惟二公能究其利原。革其弊蠹。以故績用優著。大課告集。其可謂稱吾聖天子所任屬者矣。是故題名之建。卽姓名以識賢否。因歲月而稽黜陟。勸懲之義。於是乎在。今茲所書。自二公始。而虛其左以竢來者云。

友怡堂記

禮部黃君子邕謂余曰。昔我曾大父年六十有三。而我大父以生。曾大父蓋年九十四而歿。大父承其堂搆惟謹。實生三子。長則吾先子泰和府君。次則吾叔父克明甫、克己甫也。盱之新城。吾黃氏世居之。南對簫曲諸峯。巖姿壑態。近在目睫。有亭館園池之適焉。吾二叔父雅敦友愛之義。故克明甫所居之堂。扁曰友怡。所以志也。今也二叔父年俱及艾。而吾暌違之日久。蓋叔父之視吾猶子。而吾視之猶父耳。子尙徼惠斯文之好。爲文以記斯堂。庶幾有以道吾叔父之志而慰其心乎。余聞之。兄弟之相好。出於天衷之所降。民彝之所秉。非自外至者也。詩曰。因心則友。心者、天衷民彝之所具。謂之因心。則蓋與生而俱生矣。而豈自外至哉。是故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又曰。兄弟怡怡。此其言

兄弟之情至矣。自世道日降。政龐俗裂。而後閱牆之誚興。君子未嘗不深歎於斯焉。今克明甫兄弟之友愛如此。雖其能由乎聖賢之教。抑亦天性固然。有非勉焉者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如克明甫之友愛。將見其由一鄉以及一國。莫不化之。又豈特爲黃氏一家之善而已哉。余是用推其說以復子邕。而致諸克明甫。請揭諸壁間以爲記。若夫棣鄂之歌。荊樹之曲。則羣公與子邕游者。當爲之賦。茲不復云。

崆峒山房記

崆峒山在贛郡城南二十里。按寰宇記。一名崆山。山多林木果實。一郡資之。雖名崆山。而出物倍於他山也。山之勢。巍峩巃嵸。而其支岡有北出者。章貢二水夾之以馳。屬于郡治。故堪輿家謂崆山乃郡治地脈之母云。劉君宗弼。世家郡城西十里。其曾大父蒼巖先生。乃遷于城中孝義里。嘗建精舍曰登雲。聚書其中。集師友與子弟而講學焉。逮其大父伯父。皆世以儒學名。至宗弼。益以其學自奮。擢至正辛卯進士第。有元贛人之第進士。實自宗弼始。宗弼之居。南望崆峒。近在目睫。故讀書之室。因名曰崆峒山房。及出而仕今昭代。歷官成均。由博士爲司業。尋持浙江部使者節。既至。卽以向之名書室者爲所居之扁焉。曰。吾以志鄉土之思也。閒嘗俾余爲之記。余竊聞之。君子之爲學。學乎聖賢之道者也。聖賢之道。成己成物而已矣。是故不有以成己。則無以立其本。不有以成物。則無以措諸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成己之道也。

及推而至天地位萬物育則成物之道也然自一己以對天下本末雖殊而非二致由下學而底上達精粗雖異而皆一理故曾子之說自格王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之言自本諸身以至於建諸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悖不惑孟子之論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以至於不可知之神大抵先後雖有敍始終則無間知之矣而必至之以不止體立矣而用必有以行之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今吾宗弼之所學固聖賢之所爲道也方其學之於家也其所受於父師者豈復有外於此哉今也出而用世殆卽前日之所學者推之成己成物之效庶幾其可驗矣乎余也於聖賢之道亦固夙有志焉者也自與宗弼定交京師且六年相與議論蓋亦數矣今復舉余所聞以爲言者誠以爲學之道貴乎講貫舉其指要而復言之固所示相好之厚也若夫崆峒之奇勝巖姿壑態朝夕四時之變足以資人之玩賞則世之工於文辭者當能抽祕騁妍而爲之咏歌非余之所能知矣

鷃適軒記

禕嘗讀列禦寇、莊周書知夫人生天地間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贏自嗇自窮自達一出於天之自然誠有不可以人力爲者故古之至人所以和其天倪全其天器而至於無爲者不過安乎天分休乎天均以自適其適而已自適其適者順其天之自然也天下之物曾足爲吾累乎盍亦觀夫斥鷃者乎其飛也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彼則自以爲飛之至焉大鵬翺翔於天池不慕之而强其力之所不能鷦鳩畢志於

榆枌。不鄙之以優爲而不爲。何也。彼以得性爲至。盡分爲極。自適其適。而他不知所以然也。然則人生天地間。求所以自適其適者。其可斥鷃之弗若乎。今夫世之人。不能無累於物而囿於物。不知自形自色。自生自殺。自羸自嗇。自窮自達者。皆一定而不可以人力爲。方且以有涯之生。極無涯之欲。心術內動。機械外張。狂顛困躓。日夜務與天敵。而奮不知止。是豈惟視斥鷃之自適爲有媿。固與蛣蜣之轉丸。蝖蝂之緣險無異矣。不亦悲乎。泰甫貢先生。世居宣城南湖上。號衣冠家。其宴閒之軒。扁曰鷃適。蓋先生博學高見。道充而氣和。久淹外服。不以疏遠戚其意。入官王朝。不以榮寵嬰其心。政事文章。舉足以名世矣。而未嘗自有其有也。故人以謂是殆庶幾自適其適。而物不能以累之者也。然則先生之名斯軒。固將託以自見歟。雖然。禕聞至人以太虛爲家。以無何有爲鄉。視所居所處。皆蘧廬也。而先生猶不能忘情於斯軒。何耶。他日先生屏迹於太虛之家。而稅駕於無何有之鄉。顧禕畸人。庸詎知造物者之不有以遂我。得乘成以隨先生耶。姑記其說以俟。

歸全精舍記

吳郡袁君。既葬其先府君於吳縣胥臺鄉穹窿山職塢之原。而請銘於內翰黃公。尋直墓石。結廬一區。爲歲時拜祭會聚之所。扁曰歸全精舍。屬予記之。嗚呼。人之有身。父母全而生之。則必全而歸之。蓋歸而至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矣。是故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父母分其血氣以生我。而我稟其血氣。而身以生。

是人子之與父母。其血氣蓋相爲流通也。故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然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弗知敬愛之。以全其歸者。其尙得謂之孝矣乎。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溫凊定省。左右以安之。非孝也。養也。養也者。奉父母不體。而非所以敬愛父母之遺體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其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歸而能全乎。故昔之以孝稱者。蓋頃步而弗敢弗敬愛其身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有虧其體者乎。惡言不出諸口。忿言不反於身。不敢以羞貽父母之遺體。而有辱其身者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若曾子之臨終而啓手足而後知免者。斯其謂之全而歸之者乎。嗚呼。歸而至於全。而後爲人之道盡。而後始可以爲孝矣。吾聞府君。力本尙義。以善稱其鄉。迹其始終。蓋無媿於歸而能全者也。既終且葬。而以歸全名其墓右之廬者。君所以彰府君之孝於無窮也。然則歲時而拜祭焉。拜祭而會聚焉。君之至於斯也。履秋霜春雨之降。而感時序之流易。悽愴怵惕之心。油然而生。念府君之孝而不可復作。則所以敬愛其身。而體府君之孝以爲孝者。得不重自勉乎。嗚呼。孝子不匱。吾尙於君望之。府君之名諱里貫。與平生大概。已具于誌者。茲不著。君好學有文。行信其名。可立其字云。

婺州路總管府推官廳記

國朝各路置總管府。其官屬自達魯花赤、總管。以至推官。皆聯銜署書。而刑獄之政。則推官專任之。故府治之旁。推官別有廳事。以爲詳讞之所。謹其職。嚴其體也。婺州爲路以來。其府治、當大德庚子。改作於總

管夏公若水。元統甲戌。更新於經歷元君思忠。而推官廳居其東偏。規制褊陋。歲久弗理。日廢以壞。至正乙未之春。推官張君彌遠始至。卽圖致力而重建焉。謀諸同列蕭君國用。既以爲當白于達魯花赤荅納班公、總管陳公以實。莫不以爲宜。而資用無所於出。陳公乃爲之經畫。得錢五千三百四十緡。爰搆材僦工。撤其舊而一新之。其正宇爲屋。以間計者三。高廣皆有加於舊。左右門廡。悉就整飭。崇其階戺。峻其垣牆。內外既塗。煥然畢備。庀工於六月己巳。再閱月而落成。等威有禁限之防。事情無宣洩之患。所謂詳讞之所者。於是爲始稱矣。其搆興之歲月。咸謂不可無紀。俾禕書之。以示後來。夫推官之職。在乎持法以求民之平者也。然而職於持法。而不能使民不犯法。能盡撫字之道。而使之不犯法者。其郡守乎。今陳公爲守。威行愛立。務以漢淨化民。欲民相安於無事。而張君斷獄。處決平亭。濟以剛明。本以仁恕。未嘗奇請他比以爲察。以故其民尤賴之。夫能有以使之不犯法。而或麗乎法者。又能使之得其平。上下相成如此。民其有不治者乎。斯宇之建。所可書者。固不特搆興之顚末而已也。是役也。判官伯顏君、經歷王君弼、知事錢君淳。並贊助之。而司吏張守信。始終任程督之勞云。

甘泉寺佛殿記

分水縣北二百步。有山曰玉華。山之南。有寺曰甘泉。案圖志。山嘗出泉。玉色而甘。故名玉華。寺居山阯。瞰泉上。亦因名甘泉。晉天福三年。縣令錢滔所建也。中更廢壞。其故基多爲獄祠民居所侵占。歷歲滋久。莫

可考已。今至正十二年。大盜竊據縣治。主僧普潤。猶守義不屈。寺爲其所燬。百年棟宇。鞠爲瓦礫之區。寇退。潤與其徒正印。圖復其舊。有志而力不能爲也。明年春。縣大夫高昌君實來。謂茲祝釐之所。不宜不卽起其廢。乃捐俸貲爲倡。好事者頗佽助之。遂簡材庀工。新作其佛殿。爲三楹間。重檐阿于四周。規制宏壯。而藻繪塗壁之功畢備焉。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十四年十月某甲子。其成之年月日也。蓋分水地僻而賦薄。其人勤生而嗇施。大抵其土所產。不過茶炭紙漆絲枲之屬。多山少田。粟米無以周一歲之食。恆仰糴他境。而執業隸編甿者。則皆能自食其力。無懈人。然習尙簡樸。不事華飾。大家有畜。悉閟吝不發。而比歲科繇殊極。計其所畜。亦僅足以供上之徵斂。而或且弗能給。其俗如此。其於施何如也。顧茲宇之建。潤旣不善飛奇鉤貨以病民。而人之好施者復鮮。非得縣大夫爲之倡。則其成亦豈若是亟乎。君、名明里不花。字惟一。以廕補官。主休寧簿。擢江浙行省掾。乃來宰分水。朞年政成。三皇、孔子廟諸神祠燬于寇者。皆新之。惠愛及民。固多有古循吏風。殿成。卽介其縣文學馮宗禮來請記。君與予雅相好。且分水予嘗至焉。故畀之記。因道其土俗。及君政績。使刻以示縣人云。

壽菊堂記

江東肅政廉訪司經歷寧夏吳君。名所居之堂曰壽菊。以奉其母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實生四百有八十甲子。而九月八日。乃其初度之辰。賓客咸會。舉觴爲壽。或有言者曰。善乎君之名斯堂也。花卉之屬。爭妍

競秀。鮮不朝榮而夕悴。而惟菊也。早植晚發之盛衰不與衆卉同。霜露既降。草木黃落。其花始開。開而未嘗落。落而未嘗零。操孤高而質幽烈。故昔人有晚節之稱焉。是則凡卉之能壽者。宜莫如菊。卽壽菊而名堂。不猶莊周氏取喻於大椿者乎。或又有言曰。菊非特能壽而已也。而且能致人之壽焉。蓋其稟氣之正。中和所萃。服之者有長久之益。故昔人以謂輔體延年。莫斯爲貴。而南陽之菊潭。飲其水者。上壽至百二三十。其中亦百有餘歲。物之能致人壽者。其有過於菊哉。衞之詩人。嘗託興於萱草之忘憂。今君以菊能致壽而有取焉。殆猶詩人之意云爾。或復作而言曰。噫。菊惡能致壽也。致壽有道。非假乎菊也。是故人子之善養者。內有以悅其心。外有以寧其身。此致壽之道也。記禮者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夫公卿大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而無勞倦焉。令名所由成也。令名之成。所以悅乎親之心也。又曰。烹熟薦蘋。嘗而薦之。溫凊定省。左右以安之。夫飲食寢處之間。孝子弗敬謹於是。則無以爲孝也。故飲食寢處之適。所以寧乎親之身也。心悅而身寧。致壽之道。不在茲乎。惟君起家進士。方以文武忠孝。建立大節。以揚名當時。而祿又足以爲奉養之資。所謂內以悅其心。外以寧其身者。蓋以兩盡。以故太夫人春秋既高。而愈益康强。則所以致其壽者。固有在矣。菊云乎哉。於是衆皆以其言爲然。則屬筆於禕。使書之。禕不敢辭。因次第客語。書以爲壽菊堂記。

杭州仙林寺戒壇記

杭州仙林大慈恩普濟教寺。有萬善戒壇。普爲四衆傳授三聚淨戒之所也。寺蓋宋紹興末洪濟大師智卿所搨。戒壇在佛殿後。隆興初賜寺額爲仙林壇曰隆興萬善。淳祐間加寺額爲仙林慈恩普濟壇曰淳祐萬善大乘。至至元中祐巖法師榮公。以前代宿德。昭被光寵。奉帝師命。復加今寺額而爲壇主。至正三年。寺厄于災。壇亦就毀。其年。妙智通悟明解大師就公來領寺事。以興廢起墜爲己任。久之。始克裒衆施。建大佛殿。繼又罄己資。率耆舊僧。建三門兩廡。及選佛、選僧二堂。惟戒壇未及興建。而惟費最鉅。蓋戒律之宣。諸天龍神人。及衆人之所畢集。非有崇棟廣霤。穹座邃筵。則無以致其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人天之觀聽。而一其皈嚮之誠。郡人顧君天祐父子者。嘗與就公論道而有契焉。慨然樂爲之造就。乃捐金穀。購木石。卜吉而庀工。爲殿以間計者一。前後爲二棟。列楹十有六。其崇九十有九尺。去其崇三之一以爲廣。增其廣四之二以爲修。而壇居乎中。壇高九尺有奇。飛檐步檐。外稱其度。綵幢寶蓋。內極莊嚴。始事於十一年正月日。至明年十月日而訖工。塑繪像設者。顧君之配舒氏。而上下瓦甓。則其子婦戴氏佽助焉。竊聞我佛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于世。普爲衆生。設方便力。成就佛果菩提。是故宏敷軌範。式示開遮。詳布科條。用垂汲引。律之所戒。教由以行。學徒有所攝持。常人有所趁向。故得以去惡而就善。超凡而入聖。或智或劣。皆證大乘。若正若依。悉成佛道。後世律師教主。代佛宣說。將集四衆。必有壇場。此戒壇所爲建也。今就公務隆祖道。載揚宗風。圓機應人。能無留礙。而顧君宿植德本。雅慕眞乘。於世有爲。一然吝惜。宜

乎茲壇之建。以壞爲成。有所不難。而亦有非偶然而然者。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此豈有漏之因。人天之小善而已乎。就公、名智就。別號道翁。越之新昌石氏子。以十年被旨護持寺事。顧君、字祐之。錢塘人。

紹興讞獄記

至正四年夏。宣城貢公。由應奉翰林文字。凡爲紹興總管府推官。郡之有推官。職專詳讞刑獄。而紹興爲郡所轄。州二縣六。地大民衆。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人。及公爲之。則固有異於人人者矣。山陰自洋港。有大船飄近岸。鹽夫史甲二十人。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聞而往視之。怪其無他物而有死人。稱爲史等所劫。史傭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等。既誣服。高亦被逮不置。公密求博詢。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其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等未嘗殺人以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寃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橫行村落。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賫錢。撲殺之。投其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會赦。遂以疑獄釋。公追鞫覆案。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民有阮福者。溺水死。指以與謝甲鹽船遇。因致其溺。公考問左驗。致其溺者。乃趙乙也。坐趙而釋謝。徐德元告其弟姪以毆傷。獄既成。公知其誣。繼而里民累數十狀。發德元所爲不法事。公簿責德元。恃强橫武斷鄉曲。持官府短長。及是又以非罪排擠。其骨肉。釋其弟姪。而坐德元。徐長二訴其弟爲郭甲、郭乙所殺。眞殺之者實乙。而豪民鄭丙。與甲爲仇家。故嗾徐使連甲。公既釋甲。卽

以其罪罪鄭杭民黃生。有田在縣境而近僧寺。歲來收租。與寺僧交。僧召黃及其傔二人飲酒酣。其一人譴侮僧。其一人責之不服。則擊以他物。誤中其腦以死。僧懼。移其屍寺外。執黃以訴。謂其故殺人。相脅欲要貨賄。公揣知其由。出黃於獄。縣長官鞫繫董連二十三人。持軍器。謀泛海爲盜。公廉問得實。所謂軍器。大半皆農具。且他無爲盜顯跡。乃當連等五人私持軍器之罪。餘置不問。楊茂獲海賊三十人。不分首從。將悉處以死。公以省錄。其爲首者止八人。餘皆詿誤。並釋免之。諸暨民葛壹素亡賴。客有過其里買栗者。貪其財。紿之曰。某山栗多。得利可倍。我俱爾往。客從之。至山深無人處。以斧斫死之。既而其子來迹父所在。復紿之曰。而父在某山中。與俱往。又殺之。久之。其妻訴于州。不受。則訴于公。公命吏詣葛所居里推究之。盡得其故。執葛繫死于獄。仍磔其尸。黃聲遠僞造鈔。既自首。與之同造者。黃甲也。甲坐繫十餘歲。於法。有罪而自首者免其罪。與自首者同罪而有親者。比自首。公審甲與聲遠。乃有服從兄弟。卽釋之。何成訴其子因黃保至其家徵租。驚懼致死。具獄上。公按之。則其子死以病。而黃與何有隙。以故誣黃。抵何以罪。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其同造僞。高嘗與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捨姚。因以加諸高。而魯與高之相識。孫以事啣之。輒并連魯。公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鞫之。辭屈情見。卽釋魯。而當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會稽袁寶。與所親二人泛海。遇劇盜李麻千在海上。懼而從之。至潮陽。麻千率衆請自新。官給袁等信劵使歸。既歸而拘之。仍以盜論。公以謂袁等在潮陽。既

以自新。復加之罪，則失信於民。貸使復業。陳興恃富豪。搆結巡司。以被盜爲緣。誣平民王氏。執其妻。燒錢灼殘其體。公痛懲之。蕭山吳宣差父子。怙勢爲暴。鄉民被其害甚。張文有墳山。强據之。文訴于官。反枉文以誣告。公直其事。吳父子皆伏辜。嵊縣張氏婦。訴鄰人張甲以刃傷之。蓋張氏始通於張甲。既又與富民裘乙通。以是致爭。互持刃相傷也。悉置于律。上虞縣胥徵湖田之逋租。忿民聚衆毆死之。根連株逮。係縶百餘人。公窮竟之。得首罪者一人以死。論爲從者十人。以減死論。縱九十餘人。郡地瀕海。惟鹽最爲民病。有余大郎者。私鬻盜鬻。招集亡命之徒。動以千百。所至强人受買。莫敢誰何。或發其罪。公命督捕之。繩以法。徙置他郡。先是凡以私鬻盜鬻而麗于法者。多連及無辜。所司爲之傳致。並緣爲姦利。公下令。事覺止坐犯人。不得轉相連逮。平反者前後亡慮百餘事。其凡刑名之事。無大小必記于籍。立限勾稽。吏曹無敢奇請他比。以舞文法。間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意之所向。萬夫莫回。事之所疑。片言以決。故能庭無滯訟。獄無寃困。豪强慴服。善民賴以爲安。公在官四十三月。去之日。郡民家爲位。焚香以拜。父老攀留。塡塞道路。馬不得前。追餞數十里。涕泣而別。囚之居囹圄者。聞公去。亦皆慟哭不已。嗚呼。是區區者。誰實使之。蓋公儒者。誠以本之。恕以推之。剛斷以濟之。公正以持之。故其原心定罪。探意立誠。一皆合乎春秋之義。以及有是也。漢儒以經義決疑獄。世之論者。顧以爲闊疏。然則儒者之用。果可與傅爰書。惟法令是師者。同日語哉。公於紹興。所讞獄事。其蹟之著者。不可勝數。今姑存十一於千百。著之于篇。將使

世之爲吏者。有所取則焉爾。他善政已具遺愛碑者。茲不復書。公名師泰。字泰甫。由國子生釋褐。授泰和州判官。擢江浙行中書掾史。入爲應奉於翰林。乃調推官紹興。由推官復召入翰林爲應奉。尋遷宣文閣授經郎。今除翰林待制云。

王忠文公集卷九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册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尙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鎭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彝。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鎭、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

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黷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彝。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封安南國王詔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煃。奉表稱臣。朕遣齎詔印。仍封爾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煃已逝。今世子日煚。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煚。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方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愼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鎭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爲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

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皆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爲先。所在有司。其尙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高麗國王詔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卽表詞之來上。有嘉方物。良切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皆愼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眞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每欲使四彝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

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搆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卽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自昔帝王之治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蠡、趙恆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招安諸處盜賊詔

朕以眇躬。託于億兆之上。天下治亂。實係於朕。懼德不類。罔敢怠荒。兢兢業業。日愼一日。兩紀于今矣。然繇頃者任用輔相。委寄過隆。顓權生事。以紛亂我祖宗之成憲。兼以所在牧守。撫字無狀。以故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旣壅塞。人懷疑阻。遂致賊盜相挺以興。蓋自兩河、兩淮而西。接于關陝、荆湖。二江、二浙而南。

底于閩粵嶺海。大憝小醜。寖繁有徒。戕殘我人民。蹂躪我疆土。甚者竊據城邑。僭稱號名。兵連累年。怨氣凝結。生靈塗炭。閭井邱墟。國家百年養育之功。一旦蕩然。與言及此。深用媿悼。靖思厥咎。罪實在朕。念茲庶民。皆我赤子。朕既不德。不能盡君人之責。使惑於煽誘。以陷于匪人。苟究武威。必示諸討。而不開以自新。雖欲改行爲善。厥路亡繇。是重朕不德也。朕方願與民更始。其獨安取此。屈己宏物。朕所不吝。自今爲始。應凡盜賊。不分首從。苟從招安。卽與原貸。非特待之以不死。尊爵厚祿。頒賞有差。於戲。古人有言。亂匪降自天。人則爲之。抑生人何辜。非朕之不德。無以至此。天怒於上。人怒於下。顧惟菲薄。敢昧罪己。凡爾將帥。尙咸諭朕意。殺降戮順。厥有重罰。務在綏輯。以圖底于康寧。用副朕引慝之誠。廣朕好生之德。朕言不爽。其明聽毋忽。

誡諭中外百僚詔

朕承積累之休。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惟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尙。三代而上。忠樸質文之屢更。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淸談之爲務。或道學以相師。便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暨我朝。所鑒往代。朕當法制之肇建。實惟更議之首遵。小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前規後矩。乃畫一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爲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於猷爲。頃繇邇臣之蔽欺。益使正塗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默。懷奸者首鼠而依違。蔑蹇蹇之匪躬。慕容容之後福。幾致防

川之患。寖成罔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累。朕當饋而嘆。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好還之理。咨予三事羣牧。暨爾衆僚庶士。勉罄忠純。各思厲翼。毋牽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略於幾微。謀須慮遠。共懲膠柱之固滯。庶求改弦而更張。畢殫獻替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爲始。朕亦改圖。綜覈名實之詳。繼漢宣之遺則。推行仁義而効。揖唐后之餘風。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匪過。衆聽敢違。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天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强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灤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眞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於戲。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尙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嗣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開平王夫人制

勤王事而歿身者。臣道之大。從夫爵而致貴者。婦道之常。念我元勳。茲有賢配。加封之典。其可後乎。具官。常某妻藍氏。賦性懿貞。稟質端靖。相其君子。爲國大臣。勤勞王家。弼成帝業。何大勳之甫集。遽屬疾而長逝。興言閔悼。實愴予懷。亦既褒崇。追封王爵。維其伉儷。獨任家政。保毓淑女。教飭諸孤。諒閨範之足嘉。斯恩典之特異。從夫之秩。禮亦如之。於戲。齊眉之歡。雖不及於偕老。敵體之貴。庶永享於終身。尙服命儀。益綏福祉。可封開平王夫人。

中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師國王制

位冠師垣。夙重酬庸之典。爵班王社。載隆纘武之恩。朕嘉念世臣。敷求懿德。乃眷元勳之裔。嘗居上相之尊。宜衍眞封。用昭均壹。肆渙敭於垣制。亶布告於治朝。具官某。名世鉅材。受天大任。濟時瓌蘊。名久播於華彝。貫日精忠。志惟安於社稷。由司宿衞。遂被登庸。出膺屛翰之勤。入掌樞機之密。晉顯冢席。首正宰廷。秩旣比於三台。禮爰優於八命。翼宣皇化。若巫咸之乂王家。俾贊神謨。猶子房之運籌幄。辨天下之大事。恢元老之壯猷。念我朝建造之初。緊爾祖經營之力。百戰以定中夏。旋取金源。十年而集大勳。永垂鐵券。乃錫東藩之壤。肇封異姓之王。仍號帝師。復胙國印。傳世之顯。篤生乎後賢。有德則昌。克繼乎前烈。越朕纂承於丕緒。賴卿協濟於康功。方隆巖石之瞻。遽避台星之次。攬其搗疏。姑從燕處之求。建以高牙。庶就尊安之樂。襲茅封而啓宇。登槐位以儀朝。凡今日之極榮。皆爾家之素有。於戲。伊、呂之得其國。悉傳之於

子孫。堯舜之告其臣。必導之以道德。如欲富貴之長守。莫若始終之不渝。益勉令圖。永綏吉履。

中書平章政事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制

仗節鉞以鎮方面。莫隆端揆之顯。運樞機而制四邊。尤重本兵之任。睠時碩輔。緊我舊臣。宜兼將相之權。特總軍民之寄。王言作命。衆聽無譁。具官剛毅而魁宏。邃明而敦裕。允文允武。蓄兩器以俱全。惟孝惟忠。肩一心而恪守。蚤繇肺腑。顯荷龍光。備殫歷試之勞。綽著崇勳之懋。頃大農之晉長。旋亞宰之登庸。以張弛乎國經。以燮調乎天緯。益恢績用。深副倚毗。矧爾父兄之賢。有大功於王室。自我祖宗之世。嘗厚賚於汝家。念國家多事之秋。正左右盡忠之日。不資經濟。曷致承平。粵江、浙之奧區。最稱巨鎮。維省垣之夙建。用統列城。屬相席之久虛。命神旗之出涖。專持魁柄。仍握元樞。千里折衝。固必先於制勝。萬邦爲憲。尙其亟於告成。威儀庶聳於具瞻。節度靡從於中治。凡諸政務。悉聽便宜。君陳之尹東郊。勿替嘉猷之入告。申伯之式南國。有厖良翰之來宣。慨未戢於干戈。勉少稽於袞繡。秉鈞所屆。賜履有光。肆昭不次之榮。佇建非常之績。於戲。師保分陝。地且別於東西。股肱輔周。體不殊於內外。惟集思廣益。可以恢公道。惟信賞必罰。可以服人心。益推匡國之誠。丕展幹方之略。欽承寵眷。奚竢訓辭。

高安除給事中誥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制。

不沿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閎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臣。爾生于名門。蚤踐華要。以閥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閒疏戚。酌于衆論。俾列邇聯。顧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于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

王文除侍儀使誥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其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閔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衞。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于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尙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秦文除侍儀使誥

夫禮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凡朝覲會同之際。所繫尤重。故禮得其宜。則朝廷尊而衆志定。贊相之選。可不愼歟。具官秦文。質貌秀偉。儀矩端詳。生于儒家。能愼操履。頃爲禮部之屬。克勤乃事。擢司侍儀。爰示優用。蓋禮以爲之本。而儀以備其文。則將事之時。粲然有序。尙敬之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

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已精。其古所謂顓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尙其益攄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

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蓋愼之也。以爾阿都剌。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說。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命爾復居厥官。爾尙勤於推測。謹於敷陳。恪守攸司。以稱予意。

張世傑除夏官正誥

司天之職。厥屬有五。夏官其一也。自非通陰陽而明歷數者。不以授之。以爾張世傑。推步之術。得於家傳。備職司天。于茲歲久。朕方敬授民時。以布政化。夏官之正。命爾爲之。往究所學。稱朕意焉。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殉國。而歿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滁、和。奮迹行伍。乃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塘。收青陽、石埭。襲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樞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殞其身。

於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于上公。以示飾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歆承。

追封梁國夫人誥

國家彝制。凡有爵位者。推恩必及其伉儷。而況吾功臣之配乎。具官趙德勝妻王氏。生于名家。稟資淑慎。相其君子。夙夜勤勞。事朕東征西伐。無役不從。歿身王事。大節可嘉。贈典追崇。昨之大國。念其良配。亦已考終。宜因梁國之封。以表從夫之貴。淑靈不昧。服此寵光。

方國眞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逐角、立一隅。以爲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眞。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爲。乃奮于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于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于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于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皇外考妣追封誥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爲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

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爲徐王。皇外妣爲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尙惟幽靈。歆茲卹典。

楊奕除中書左丞誥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爲之佐。贊政本而宏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奕。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卽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揚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綱紀大振。屢參省政。勳績尤多。今四海混壹。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爲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尙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宏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參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入爲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陝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

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尙益宣材力。務展猷爲。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勳績。以副朕懷。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朕聞神之爲靈。至妙莫測。惟有功及於民者。國家所宜報也。今年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遣使徧告于天下山川原隰之神。及於晉、冀。山西省臣上言。太原城西懸甕山顯靈昭濟聖母。歷代受封。有禱輒應。當使至之明日。述朕憂民之意。默告于神。果蒙昭格。甘雨隨至。大慰民望。乃請加封。用答神庥。朕惟捍災禦患。實神之功。考之祀典。禮宜褒贈。尙資靈化。永庇一方。可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主者施行。

吳琳除吏部尙書誥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旣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鹺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爲官擇人之意。

杭琪除戶部尙書誥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徭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

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敭歷爲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曹。涖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尙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

魏觀除太常卿誥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于太常。爾尙務持齋戒。愼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于神明焉。

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尙書誥

中書設屬。具分六職之嚴。司寇佐王。夙掌五刑之禁。蓋將因法以輔政。故必爲官而擇人。非稔其良。疇膺厥選。具官公平濟物。敏健兼人。練習憲章。旁通乎吏事。本原經術。不泥於法家。久聯朝著之榮。進副臺端之重。宣明國典。糾肅官常。簪筆而立赤墀。盡言無避。橫榻而專白簡。守正不阿。顧節概之甚優。豈褒嘉之可後。往遷班於憲部。庸率屬於秋官。尙推恤刑之心。罔攸兼于庶獄。肆體好生之德。使不犯於有司。毋冒恩華。益圖愼飭。

禮部尙書除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兼國子祭酒誥

自昔翰苑之重。職專代言。至於執筆史館。勸講經幃。典教胄監。兼衆職以備文儒之任。則今日之制爲然。蓋命令以播四方。紀述以信百世。道術以迪一人。學業以造多士。教化之本。於是乎繫。自非學推聖祕。才殫國華。器識優而德履懋者。莫宜稱茲選。詢諸在列。爰得其人。具官。沈潛六經。蒐獵百氏。淵源之學。崇論服乎縉紳。制度之文。大册傳于朝野。風猷績用。鬱爲畯龐。遂長春官。任我宗伯。禮文修舉。粲然可觀。良嘉素能。更晉華序。肆予命爾。鑾坡掌制。氈廈談經。紬金匱之書。典虎闈之教。文儒之任。備于厥身。尙克欽承。茂勇所蘊。以稱朕寵褒之命。

代國史院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聖君致治。資內外以成功。信史備言。究始終而紀實。恭陳簡册。冒徹冕旒。中謝　竊考詩書之編。載覩商、周之迹。關雎、麟趾。首形后壼之賢。川楫羹梅。咸賴臣鄰之正。順坤陰以施教。協文武以成能。肆大業之肇興。聿丕基之永固。使內外之功不建。則帝王之治何觀。洪惟我朝。負邁前古。天立厥配。正始之化夙彰。王釐爾成。致主之忠並懋。爰即繼文之代。用刊傳信之書。維祖宗實錄之具完。獨臣后本編之猶闕。粤自大德丙午之歲。逮今至正戊子之年。屢庀攸司。特嚴直筆。乃懿範徽猷之放失。及駿勳偉績之網羅。迄爲全書。足裨正史。皇明潤色乎鴻憲。追典謨、誥、命之餘。體制取法於舊規。配紀、傳、表、志之列。於斯爲盛。莫之與京。此蓋伏遇。表正萬邦。首出庶物。明德以親九族。宏推雍穆之風。正心以率百官。祇迓隆平之運。永念造家

之不易。是圖垂統於無窮。述作相因。古今共貫。臣等粗殫忠赤。甫就汗青。敢私褒貶之權。姑謹事辭之載。昭玉册鐵書之盛美。勒成一家。廣金匱石室之祕藏。貽諸百世。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乾龍在御。遹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敢殫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 竊以滎水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渥洼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聖明。庶膺嘉貺。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彝裔。遯居西域之西。心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輝。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姿。歷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警蹕九重。前鑾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游閶闔。儻沐至尊之寵馭。實增小節之榮光。輒遣陪臣。冒干典屬。此蓋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干羽于兩階。誕敷文德。執玉帛者萬國。共爲帝臣。異區並獻於白狼。休應嘗符於朱鳳。周邦來賀。盡歸覆燾之中。岐道有彝。孰在要荒之後。臣禮慚輸貢。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固無爲之化。協六律於樂府。佇聞太乙之歌。

漢太尉諭七國檄

蓋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者。春秋之誼。爲非者天報以殃。大易之道也。昔我高皇帝既定天下。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分二等之爵。大封同姓。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而是時昆弟少。諸子又

幼弱。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歲。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凡以廣親親之道。固磐石之基也。惟時諸王奄有民社。固宜謹守職約。作漢藩輔。不顯亦仕。與漢室相久遠。今吳王濞乃稱首亂。連諸國反。豈漢顧有負於若等耶。然當先帝之封濞也。心固疑其有反相。嘗諭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濞頓首謝不敢。及濞就國。乃遂招致天下亡命。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變亂法度。復以太子故。內懷怨望。詐稱病不朝。失藩臣禮。於古法當誅。有司數請其罪。孝文皇帝寬容不忍。因賜之几杖。老不朝。欲其改行爲善。德至厚也。今不圖改過自新。益肆驕恣。背德滅義。壞先帝所建立。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害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室家。掘發邱隴。爲虐暴甚。而卬等又重逆無道。毀宗廟。鹵御物。皆干國之紀。其罪不容誅。幕府欽承皇帝制詔。盡護諸將。以大軍東向。問罪七國。惟爾七國。皆劉氏懿親。先帝所建立。而同姓一家之諭。言猶在耳。縱不顧國家之法。獨不念先帝之故。畏其在天之靈乎。且七國反書。以御史大夫鼂錯變更律令。侵削諸侯爲辭。皇帝量比天地。信如日月。不愛一人謝天下。亦旣誅錯。以昭至公。而七國兵不罷。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明矣。叛逆之罪。上通于天。今靈旗東指。所謂應兵。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者也。計七國之地。不能當漢十二。顧乃糾合區區之衆。而欲與大漢爲敵。譬猶履薄冰而待白日。豈不殆哉。如能解散前惡。以先帝子孫骨肉爲念。請命降服者。皆除其罪。復

故其間豪傑有能擒斬渠魁倡衆來歸及所在士大夫能慕義効忠戮力成功者封拜之科厥有令甲夫逆之與順禍之與福其趍不同判若白黑爲逆而甘於屠戮孰與爲順而受福功名富貴保於永世者乎禍福之原唯人所召毋狐疑猶豫爲知幾者所姍笑檄到其善詳所處書不盡意

漢伏波將軍諭南粵檄

蓋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惟大漢隆興兼至八荒威靈所被罔不臣妾陛下卽位厥既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從事于蠻彝是故有司臨境而東甌請服閩王伏辜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左衽自上古所未能攝正朔不及其俗者莫不詘膝受事稽首來享甘心而內附惟南粵在服嶺南本南海地趙佗故越吏秦滅天下亂佗輒擅據其地自立爲王高皇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因而王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爲外臣及高后時南粵以我隔絕器物爲辭乃自尊號爲帝稱制與中國侔高后怒削去南粵籍遣兵擊之會國有大故兵罷孝文皇帝務以德懷柔四彝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其從昆弟咸尊官厚賜寵之而遣使諭盛德焉佗恐頓首謝願奉詔長爲藩奉貢職自削其帝制通使如故然聞其居國竊如故號特使天子時稱王朝命如諸侯而已天子寬容掩覆瑕疵亦置不問陛下建元之四年佗孫胡嗣爲王而東粵侵其邊邑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天子請命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與兵未至而東粵平胡感漢德且約入見天子已而背約不入見而遣子嬰齊入宿衞胡死嬰齊

歸國立。擅殺生自恣無道。天子數使使者風諭。亦竟負恩不復見天子。及其子興繼立。乃與母后謀求內屬。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天子許之。賜其相呂嘉印。除其故重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則是大漢姓終嘉惠于南粵者甚厚。爲南粵計。其將何以報漢德乎。頃者其王、王太后能念漢恩不可負。如約將入朝。獨呂嘉久執國柄。威福自專。顧以內屬爲非利。於是天子遣兵及其境問罪。遂以反聞。弑其王、王太后。盡殺漢使者。連蒼梧兵拒漢。逆天悖道。厥罪不可赦。陛下赫然怒。是用命將出師。將盡誅夷之而郡縣其地。雖其地方萬里廣袤。有犀象翡翠玳瑁諸奇產。然以我大漢之强盛。得其地不足以加大。得其財不以爲富。徒以其罪稔惡貫。義所當誅。用宏混一之盛。震燿我大漢威命於無垠。幕府今受天子詔。分命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須水。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殄滅之期。決在今日。蓋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惟爾南粵官屬將校。部落君長。其必劫於威暴。汚染凶逆。無以自新。如能共棄前惡。斬捕元凶。相率來降。封賞之科。具如甲令。夫玉石俱焚。誠聖天子所不忍。用是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苟或保恃險阻。懷抱疑貳。以自外我天子之威命。則天兵所至。職在討除。必草薙而禽獮之。盡殺乃止。禍福所在。昭然甚明。檄到咸諭。陛下意毋忽。

座右銘

七尺之身。具形甚微。所以配兩儀而特立。亘千載而不朽者。曷從而致之。夫亦曰德以爲之實。才以爲之

資。不德不成。不才不施。不成無以有諸己。不施無以見於時。內不自有。外不自見。則不過塗之人而已。其無媿於此身者幾希。是故仁義以建其本。禮樂以暢其支。將之以忠信。華之以文辭。推而用世。細則以彌綸當世之務。大則以立邦家太平之基。此之謂明體而適用。成德而達才。古之君子。如是而已。吾何足以與於斯。雖然。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固吾之自勉而不疑。誓斯言其允蹈。庶日夕以孳孳。

器物銘并序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卽凡器物各爲之銘。非敢貽于博雅之君子。並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五十首。今錄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爲予輔。

履銘

義之趦。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于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于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必順乎而。獨不可愼乎而。

笥銘

非儀勿納。非禮勿發。

襪銘

布帛大素。其尙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鱷。陸剸象犀。盍少忍之。以全物軀。

友德齋銘

君子自修之道。莫貴乎取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德在於彼。而吾資之以自修。則彼之德。乃所以爲吾德也。故君子貴乎取友也。友人袁君所居之齋。志之曰友德。是可謂有志於自修者矣。予故樂爲之銘曰。

君子修己。匪友莫成。其友伊何。惟德之貞。彼德彼有。於我何益。相觀而善。乃資友力。取彼斯我。我德斯崇。我德之崇。寧非友功。自尊逮卑。孰可無友。以友輔仁。聖訓斯守。所友非德。我德則隳。友之不擇。由昧是非。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勗哉袁君。尙愼其始。

逍遙軒銘

太原史君名燕息之所曰逍遙軒。或曰。史君方以壯年俊才。見用於世。蓋幾於入而不出矣。顧暇於逍遙乎。是不然。夫人不能不與物交者也。雖與物交。而能不累於物。則焉往而不逍遙。然非古之達人。不能以及此。史君其殆達人矣乎。於是予爲卽其名軒之意。以爲軒銘。銘曰。

緊古達人。不與物殊。處人間世。恆與物俱。雖俱於物。而莫我紆。凡物之交。待之惟虛。逍遙以游。游乎物初。迨其久矣。曷有曷無。旣休天均。遂由道樞。與道爲一。與天爲徒。彼昏不知。同流合汚。身爲物役。營營而趍。自遏其躬。弗遑底居。曾是弗寤。亦狂以愚。達人惟君。是鑒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渝。

潛心閣銘

吳郡陸養正氏。妙年好修而能文。其讀書之閣。扁曰潛心。志爲學也。金華王禕。與養正有交友之義。因銘其閣以勗之。銘曰。

身主乎心。非與物同。心爲物役。式遏其躬。君子爲學。必潛是心。心之弗潛。如水斯淫。心之潛矣。乃靜以虛。惟虛故明。止水之如。聖賢如何。是心則思。德崇業廣。皆思所爲。溫溫恭人。猶玉就瑳。相在爾室。心兮靡他。紛華盛麗。爾則匪無。而爾之志。曾弗彼趍。啓我方册。對越聖賢。朝斯夕斯。終日乾乾。乾乾何爲。惟學是求。尙鑒茲銘。益茂厥修。

羅氏衍慶堂銘

維睦之羅氏。遠有系序。在唐萬象先生、吳越昭諫先生。皆保有令德。爲時名人。至宋季。有章甫先生者。又克世其家。因名所居之堂曰衍慶。章甫之孫。來請禕銘。乃爲之銘曰。

君子修德。所積維善。維善既隆。厥慶斯衍。有衍者慶。施于後昆。載趾其美。載揚其芬。譬彼水木。源深本厚。其流乃長。其末乃茂。善積于己。慶降自天。天匪難必。人盡勉旃。爰勒茲銘。視遠知近。尙穀爾後。勿替有引。

居易齋銘

錢塘徐子貞氏。淸愼純篤之君子也。其所居齋。扁曰居易。屬予爲之銘。予辱與子貞游甚久。因不復辭。銘曰。

天賦是氣。予于生人。維人之生。萬有不均。貴富貧賤。若衡稱權。孰其尸之。有命在天。命定于天。莫能或渝。君子竢之。維易是居。孰爲居易。素位而行。孰爲素位。反身而誠。誠之之道。勉之勉之。逮之既誠。與天無違。當其試矣。由之而安。貴賤富貧。己何與焉。相時小人。名馳利驅。行險僥倖。甘于昏愚。君子居易。惟德之基。聖謨孔昭。尙克念茲。

昱嶺關銘

昱嶺關在杭、徽之交。因山爲險。與千秋、獨松稱三關。而三關莫險於昱嶺。國家既奠南服。建江浙行中書省治于杭。故杭於今爲大藩。視三關蓋要害也。至正十六年二月。劇盜自徽來犯昱嶺。守關帥臣。望風退

北盜遂入關侵掠內境於潛、昌化皆杭屬縣師喪衆暴鞠爲盜區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檇李沈公時爲行省左右司都事受丞相命總督戎事首布書檄開諭黎庶示之恩信使與賊攜遂分諸軍四道而進約並會關下復遣一軍逾關而出設爲疑伏截其奔衝號令堅明莫或逾越三月旣望我軍抵昌化與賊屢戰乘勝追逐過車盤嶺二十八日諸軍如約會集關下卽以其日收復關門盜雖有險不能以爲固矣時驕將或桀驁不用命公單騎自臨安道新城度浮雲嶺趁於潛召父老慰撫之衆皆感泣請歸順自新因率民兵與大軍合據關爲守聲威益揚遐邇震疊未幾徽之境土相繼率平矣竊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戍虎牢傳者謂虎牢、鄭之險不繫之鄭責鄭不能守也今公推忠立義以制師律昭信布德以牖民衷克綏叛徒式遏亂略致是險阨薦歸版圖駿功英名將與昱嶺爭相雄偉於悠久徵諸大易、春秋之義誠在所足嘉宜勒銘詩用示永世其辭曰

皇帝在御天清地寧孰作弗靖干我太平有蠢寇徒蟻聚蜂結乘閒竊發搆禍興孽杭、徽之交巍巍大山維天設險界山爲關其險伊何勢勝形阻劍門陋蜀武岡鄙楚寇徒憑陵闖我關門我險彼據事乖理屯有偉沈公其氣浩浩乃率王旅乃致天討兵威所臨遏逭殄殲鯨鯢虺蜮蹤消跡潛亦有亂人昔我赤子恩言載加請命效死維時沈公威恩並宣底定披攘夷視阻艱岩岩茲關我險我有孰猶敢闖壞我之守昔壞今完昔塞今通僉曰匪他沈公之功公曰敢哉丞相命我丞相之勳我居其可丞相曰咈天子明明

凡茲武功。厥由皇靈。皇靈攸被。與山無極。紀實作詩。刻在山石。

雲黃菴銘

烏傷南鄙。有雲黃山。我聞在昔。善慧大士。彌勒應身。化度羣生。於此山頂。勤修善行。先後七佛。一齊行道。有雲黃色。圍繞覆護。是故此山。名曰雲黃。其卓錫處。故迹宛然。復九百載。厥有比丘。是名妙珍。諸上善人。同會此處。依昔故迹。創造庵舍。架巖爲宇。土木堅好。中像大士。莊嚴供養。而於其旁。宴坐食息。比丘有言。我等於此。敢求安隱。惟昔如來。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惟能如此。故能得道。今我於此。亦復如是。邑人王禕。來此庵中。聞比丘言。歡喜贊歎。合掌恭敬。而說偈言。惟佛生世間。本與衆生同。云何而得佛。一切惟心故。人心如虛空。光明妙不測。四聖及六凡。此心實互具。隨心之所念。卽已趍其界。心苟欲作佛。卽已成佛已。所以者何。佛我心所具。一念能堅固。云何不作佛。我既成佛已。依報及假名。衆生無情物。亦皆能作佛。所以者何。我與衆生類。一一具佛性。苟我已作佛。孰有非佛者。心佛與衆生。夫豈有差別。昔善慧大士。願力甚廣大。衆生被化度。悉皆成佛道。今我與爾等。同預龍華會。大士之所誓。各各宜精進。精進勿外求。求此心已足。如不信我者。請誦心王銘。是銘大士說。就以銘此庵。

周牙璋銘

牙璋、周制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蓋王使之瑞節也。夫兵戎之事。嚴矣。當調發之際。屯戍之中。不有以示之

信。則號令之出。莫或信之。幾事不密。鮮有不害成者。故牙璋之用。將以取信其間。使知號令之所向。所以致其嚴也。考之周官。其器蓋掌于典瑞。其長七寸。厚一寸。而二寸爲射。斜剡左出。且圻鄂瑑起。若牙之列焉。牙齒兵象。故以用之兵戎間也。唯典瑞之職。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厥類不一。若珍圭以徵守。璧羡以起度。要皆非若牙璋媲當軍政之行。號令疾於風霆。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則其爲用。固利害之攸繫。謂爲王使之瑞節。豈非然哉。古者器必有銘。如嘉量、盤杅之屬。皆著刊勒。而茲獨闕焉。謹追序而系之銘曰。

國有大事。莫重於兵。兵則有機。匪嚴不行。昔在成周。制器孔精。乃作兵符。牙璋用成。厥璋伊何。美玉斯斲。他山之石。以礱以錯。七寸非短。一寸非薄。其射二寸。剡以圻鄂。圻鄂瑑起。似牙之張。牙齒兵象。既斷且剛。方兵之守。我威用藏。及兵之征。我武維揚。其守其征。繇我號令。牙璋所臨。燄疾風勁。智將勇卒。力猛威盛。指麾之頃。孰不從命。示以兵符。以決兵機。河海可塞。山岳可移。號令之嚴。鬼神弗欺。豈維嚴矣。大信所維。嚴實兵法。信則兵本。繫茲瑞節。天子攸謹。緩亟有權。出納惟允。國之利害。視是爲準。珍圭、璧羡。皆器所宜。其嚴其信。孰茲與夷。貴配玉節。重儕鎮圭。天子之寶。典瑞之奇。銅虎、羽檄。漢世所作。規模則卑。視古斯怍。維聖制器。萬世矩矱。爰勒銘詩。執事有恪。

漢玉律銘

候氣以律。制律以竹。古制也。殿中用玉律。則漢制爲然。重其用也。漢制。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聽樂均。候鐘律。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各以狀聞。而審其效否。用占吉凶。將飭正人事。順迎天休。以爲立政出治之本。然而天子親臨。事大體重。截竹而爲。莫克稱德。乃攻玉是制。管長一尺八寸。外方而內圓。其內有隔。隔有小竅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寸。迤邐煞至管底。徑二寸餘。以聚其氣而上之。管之數十二。置諸禁殿之中。而緹室葭灰。按候維謹。蓋取夫陽精之純。以導迎和氣於忽微也。竊惟刻玉爲琯。肇自黃帝。昭華來獻。著於有虞。今漢殿之制。取法於古。實太史之寶器。而銘詩無傳。可謂闕典。爲補其辭曰。

堪輿兩間。元氣旁薄。何以候之。鐘律斯作。若昔神聖。鉤深探精。截竹始製。准乎鳳鳴。惟漢欽天。追古有製。刻玉爲律。厥數十二。體蘊廉潤。用窮忽微。孚尹旁達。聯采互輝。有嚴禁殿。內閟緹室。緹縵周布。塗釁惟密。日至冬夏。二氣茲萌。葭灰或揚。厥氣有徵。黃鐘蕤賓。氣應灰出。動若發機。靡徐靡疾。天子敬恭。乘輿親臨。乃命八能。聽均審音。聽審之間。先後五日。占其疾徐。用驗凶吉。孰爲吉凶。候狀以聞。導迎叶氣。節授斯民。先王製律。政治所本。立政出治。罔弗茲謹。維是漢殿。古法遹追。和陰倡陽。與天無違。範金鑄銅。制作隨世。孰若斯玉。質美華貴。懿哉寶器。太史所司。刻銘示重。永世勿墜。

學海齋銘

盱江吳尙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爲學也。揚雄氏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夫海之爲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海而至于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歟。嗟乎。君子爲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于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而至于道。其理一耳。尙志志于學者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罔或少閒。吾知其志于道也必矣。故爲銘以諗之。銘曰。

學道之功。惟不息是崇。惟其不息。斯與道同。相彼海矣。百川學之。川流不息。故海焉同歸。猗聖道之大。猶鉅海然。乃欲至之。可不如百川。弗川之如。是自畫以盈。譬彼邱陵。曷喬嶽能成。維時君子。旣艾而勤。不底于大道。不寧厥身。有容斯齋。作銘以勒之。凡我學徒。盍鑒于茲。

貧樂齋銘

李君彥章甫。名所居之齋曰貧樂。間屬其友王禕爲之銘。夫君子之心。純乎天理者也。天理所在。物之自外至者。孰得而累之。外物不能爲之累。則其中之所樂。固有人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矣。故夫貧而能樂。在衆人以爲難。自君子言之。則未始有一毫之矯僞者也。吾彥章甫。蚤受學文懿許先生之門。其學蓋知本矣。及其仕也。入則爲王官。出則爲郡守。亦旣顯庸。而其操行視身。廉愼儉約。所謂貴而能貧者。則其貧而能樂。非獨其所自知。而人亦且有以信之矣。故禕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有粹者理。我心所涵。動則春融。靜則淵潛。厥於其中。至樂攸存。其樂伊何。渾然天眞。君子之貧。則維其常。

豈以貧故。而樂乃忘。吾顏氏子。貧亦甚矣。陋巷簞瓢。爲樂則全。維彥章甫。希顏之徒。雖貧而樂。秉心不渝。有容斯齋。貧樂是名。朝斯夕斯。我名其徵。

散木庵銘

散木庵者。鄱陽蔡原仲先生之所居也。先生之言曰。吾散才也。世故棄而弗用矣。雖用矣。弗能久且顯也。於是吾今亦已老而無可用矣。亂離之後。結屋以居。山之美材。莫能致也。而所取者。特樗櫟之散木。不足以就繩墨而施采斲。然而吾散材也。則取散木以爲居。固其所也。乃自爲文以記之。金華王禕聞而嘆之曰。先生其有道者乎。夫名。造物之所忌也。先生之才。足以用世矣。而自謂曰散才。名之避也。至其屋以散木。而求以稱夫散才之號。則其避名也甚矣。非有道者能是乎。遂從而爲之銘。銘曰。

木之散也。以爲吾廬。吾才之散。厥宜斯居。居之何如。有安而無虞。

補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質曉勇。器量雄深。胸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蚤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囂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效

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闕。